墨子閒詁

墨子附錄一卷

墨子篇目考　墨子佚文　墨子舊敘

墨子篇目考 畢沅述今重校補

漢書藝文志

墨子七十一篇 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隋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 宋大夫墨翟撰

庚仲容子鈔 見高似孫子略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六卷

馬總意林

墨子十六卷 案墨子名翟高誘曰魯人一曰宋人爲宋大夫善守禦務儉嗇所著書漢志七

十一篇隋唐志十五卷目一卷宋志十五卷楊倞

荀子注云三十五篇宋潛溪曰二卷親士至經說

十三篇明堂策鑑刊本十五卷七十一篇與舊志合闕節用下節葬上中明鬼上中非樂中下非儒上其八篇蓋楊据篇名總計之宋則未見全書也明刻文多重複似亦非古本但次第正與此同

君子自難而易彼彼字補同下衆人自易而難彼親士篇

靈軀先灼神蛇先暴先原作近

君子雖有學行爲本焉戰雖有陳勇爲本焉喪雖有禮哀爲本焉修身篇

墨子見染絲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詒讓案張海鵬本國作人固二字舜染許由桀染干辛干舊作于說苑作干莘原有推哆韓非子曰桀有侯哆紂染崇侯也所染篇

聖人爲舟車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辭過篇

子自愛不愛父欲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欲虧兄而自利非兼愛也句非原文盜愛其室不愛異室故竊

異室以利其室亦非（舊譌能詒讓案張本不譌）兼愛（兼愛上篇）

節葬之法三領之衣（原作衣三領）足以朽肉（節葬篇作蔽形）三寸之棺（原作棺三寸）足以朽骸深則通於泉（原作堀穴深不通於泉流不發洩則止節葬篇亦云下無及泉上無通臭節用中篇）

諸侯不得恣已爲政有三公政之（政之之政原作正下同）三公不得恣已爲政有天子政之天子不得恣已爲政有天（舊有下字）政之（天志下篇案此文兩見皆作有天政之）

斷指以存脛（原作取下云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也害之中取小非取害也取利也）以免於身者利（原作遇盜人而斷指以免身利也言雖受傷而身得免即謂之利大取篇）

君子如鐘扣則鳴不扣則不鳴美（原作義）女處不出則爭求之行而自衒人莫之娶（公孟篇）

墨子勸弟子學曰汝速學君（原作吾）當仕汝弟子學朞

年就墨子責仕二字補責求也墨子曰汝聞魯人原作語乎有昆弟五人父死其長子嗜酒不肯預葬其四弟曰兄若送葬我當爲兄沽酒此下與原文小異葬訖就四弟求酒四弟曰子葬父豈獨吾父也吾恐人笑欺以酒耳今不學人自笑子故勸子也遂不復求仕

墨子謂門人曰汝何不學對曰吾族無學者墨子曰不然豈謂欲好美而曰吾族無此辭不欲耶欲富貴而曰吾族無此辭不用耶強自力矣

甘瓜苦蔕天下物無全美下二句原書闕見埤雅引二條亦原書所無

古之學者得一善言附於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說人言過而行不及書鈔引新序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云云說人則爲墨子之言甚明

君子服美則益敬小人服美則益驕詒讓案今本公輸篇後兵法諸篇之前闕第五十一篇以上數條疑皆此篇佚文

案史記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張衡謂當子思時出仲尼後也抱朴子小司馬皆言在七十子後史鄒陽書曰宋信子罕之計囚墨翟漢書子罕作子冉意其生稍後孔子而先於孟子者歟稱謂儒與楊墨猶陰與陽而墨較近理故與楊同一塞路同經孟子辭闢而墨氏之書至今猶有傳者甚至尸佼謂孔子貴公墨子貴兼其實則一韓非子顯學篇孔墨並尊史傳以墨附孟荀書言墨孟之徒韓昌黎謂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是豈特秦越同舟已哉荀卿書蹴不騁其德論篇議墨子薄葬反覆數百言大旨謂以倍叛之心事親棺椰三寸衣衾三領爲刑餘罪人之喪又謂刻死而附生所見實出孔鮒詰墨之上唐開元從祀孔庭其以此歟

詒讓案此條於墨子篇目及馬氏書均無涉姑錄之以存畢考之舊

唐書經籍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新唐書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墨翟

宋史藝文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

崇文總目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

鄭樵通志藝文畧

墨子十五卷宋大夫墨翟撰墨翟與孔子同時漢志注在孔子後又三卷樂臺注唐志不載當考

馬端臨文獻通考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

王應麟玉海

書目云墨子十五卷自親士至雜守爲六十一篇七九篇一本自親士至上同凡十三篇詒讓案此卽中興館閣書目王氏所引非全文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墨子十五卷宋墨翟撰戰國時爲宋大夫著書七十一篇以貴儉兼愛尊賢右鬼非命尚衢本作上同爲說云荀孟皆非之而韓愈獨謂辨生於末學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墨子三卷宋大夫墨翟撰孟子所謂邪說詖行與楊朱同科者也韓吏部推尊孟子而讀墨一章乃謂孔墨相爲用何哉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有十五卷

六十一篇者多訛脫不相聯屬又二本止存十三篇者當是此本也方楊墨之盛獨一孟子詘言非之諄諄焉惟恐不勝今楊朱書不傳列子僅存其餘墨氏書傳於世者亦止於此孟子越百世益光明遂能上配孔氏與論語並行異端之學安能抗吾道哉

焦竑國史經籍考、

墨子十五卷又三卷樂臺注

四庫全書總目畢本無今補

墨子十五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舊本題宋墨翟撰考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曰名翟宋大夫隋書經籍志亦曰宋大夫墨翟撰然其書中多稱子墨子則門人之言非所自著又諸書多稱墨子名翟因樹屋書影

別曰墨子姓翟母夢烏而生因名之曰烏以墨爲道今以姓爲名以墨爲姓是老子當姓老耶其說不著所出未足爲據也詒讓案周亮工說本元伊世珍瑯嬛記宋館閣書目稱墨子十五卷六十一篇此本篇數與漢志合卷數與館閣書目合惟七十一篇之中僅佚節用下第二十二節葬上第二十三節葬中第二十四明鬼上第二十九明鬼中第三十非樂中第三十三非樂下第三十四非儒上第三十八凡八篇尚存六十三篇詒讓案此未數失目十篇也今本實存五十三篇與館閣書目不合陳振孫書錄解題又稱有一本止存十三篇者今不可見或後人以兩本相校互有存亡增入二篇歟抑傳寫者誤以六十三爲六十一也墨家者流史罕著錄蓋以孟

子所闢無人肎居其名然佛氏之教其清淨取諸老其慈悲則取諸墨韓愈送浮屠文暢序稱儒名墨行墨名儒行以佛爲墨蓋得其眞而讀墨子一篇乃稱墨必用孔孔必用墨開後人三教歸一之說未爲篤論特在彼法之中能自嗇其身而時時利濟於物亦有足以自立者故其教得列於九流而其書亦至今不泯耳第五十二篇以下皆兵家言其文古奧或不可句讀與全書爲不類疑因五十一篇言公輸般九攻墨子九拒之事其徒因採摭其術附記其末觀其稱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是能傳其術之徵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 詒讓案畢本在焦竑國史經籍考前今移此

墨子十五卷潛溪諸子辨云墨子三卷戰國時宋大夫墨翟撰上卷七篇號曰經中卷下卷六篇號曰論共十三篇考之漢志七十一篇館閣書目則六十一篇已亡節用節葬明鬼非樂非儒等九篇今書則又亡多矣潛溪之言如此予藏宏治已未舊抄本卷篇之數恰與其言合又藏會稽鈕氏世學樓本共十五卷七十一篇內亡節用等九篇蓋所謂館閣書目本或即此歟潛溪博覽典籍其辨訂不肯聊且命筆而止題爲三卷豈猶未見完本歟抑此書兩行於世而未及是正歟姑識此以詢藏書家

詒讓案墨子書七十一篇卽漢劉向校定本箸於別錄而劉歆七畧班固蓺文志因之舊本當亦有

劉向進書奏錄宋以後已不傳史記孟子荀卿傳索隱按別錄云今按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即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之後也此即劉錄之佚文攷文子今書未見它書載子夏弟子亦無文子唯史記儒林傳云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則疑文子當爲禽子又耕柱篇子夏之徒問於子墨子曰君子有鬭乎子政或兼據彼文也

又案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重則七略墨子書墨家與兵書蓋兩收班志始省兵而專入墨此亦足考劉班著錄之異同謹附記之劉略入兵技巧家者蓋即備城門以下二十篇也

墨子佚文　畢沅述今重校補

樂者聖王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見荀子富國非樂篇文詒讓案見樂論篇然似約舉非樂篇大意畢以爲佚文未塙

孔子子字皆譌所更墨本用孔子諱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子獨立不慙于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

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見孔叢詰墨篇疑非儒上第三十八篇文詒讓案二條並見

晏子春秋外篇　或
墨子亦有是文
堂高三尺
索隱云自此巳下韓子之文故稱曰也詁讓案後漢書趙典傳注首有堯舜二字韓非子十過篇亦有此文卽索隱所據也
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
詁讓案後漢書文選魏都賦注作斲又文選東京賦注引作刑
食
詁讓案後漢書注作飯
土簋
啜土刑
詁讓案後漢書注作歠土鉶
糲粱之食
詁讓案後漢書注作飯
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
見史記太史公自序又見文選注後漢書注文皆徵異今韓非子雖有之然疑節用中下篇文・詁讓案此司馬談約引墨子語似未必卽節用中下篇佚文羣書治要及藝文類聚十一太平御覽八十引帝王世紀云墨子以爲堯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採椽不斲夏服葛衣冬服鹿裘論衡是應篇云墨子稱堯舜堂高三尺儒家以爲卑下以上諸書及後漢書注文選注疑竝據史記展轉援引非唐本墨子書實有此文也・
年踰十五則聰明心
詁讓案畢本作思今據史記五帝本紀集解校正
慮無

不衜道矣見裴駰史記集解索隱十五作五十無不作不云作十五非是詒讓案索隱云俗本作十五非是案謂年老踰五十不聰明何得云十五蓋小司馬所見墨子猶是足本故據以校正史注俗本之謬

禽滑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詒讓案舊本挩盧文弨據御覽八百二十校補今從之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宅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為心苟上不為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詒讓案舊衍化字今從盧校刪身先于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

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鐘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滑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滑釐曰善見說苑反質節用下篇文　詒讓案節用諸篇無與弟子問荅之語畢說未塙

吾見百國春秋見隋李德林重荅魏收書詒讓案見隋書本傳亦見史通六家篇春秋下畢本有史字今據史通刪改德林書云史者編年也故晉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無有無事而書年者是重年驗也審校文義李書史字當屬下爲句畢氏失其句讀遂幷史字錄之謬也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太平御覽作沈則生松柏下生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黿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見藝文類聚又見北堂書鈔太平御覽吳淑事類賦文微異

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蜃見藝文類聚詒讓案此卽後申徒狄謂周公章之文當幷爲一條

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見文選注

墨子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見文選注詒讓案本書貴義篇云子墨子南游於楚見楚獻惠王疑卽獻書惠王之說又余知古渚宮舊事二亦云墨子至郢獻書

書惠王玉受而讀之曰良書也與李所引正同彼文甚詳疑皆本墨子但不著所出書今不據補錄詳貴義篇

時不可及日不可留見文選注

備衡篇見詩正義

備衡法絞善麻長八丈內有大樹則繫之用斧長六尺令有力者斬之見太平御覽疑備衡篇文詒讓案通典兵守拒法云敵若推轒車我作纍鐵鐶并屈桑木爲之用索相連轒頭適到速以鐶串轒頭於其傍使遠分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而射自然撤走案杜蓋即本墨子遺法而以後世名制易之

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薄也周之靈珪出於土石隨之明月出於蜯蜃少豪大豪出於污澤天下諸侯皆以爲寶狄今請退也見太平御覽又引云周公見申徒狄曰賤人強氣則罰至申徒狄曰周之靈珪出於土口楚之明月出口蜯蜃五象出於漢澤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三棘六

與此諸侯之良寶也疑今耕柱篇脫文　詒讓案此文嘗在佚篇中今書耕柱篇雖亦有和璧隨珠三棘六異之文然非申徒狄對周公語畢說非也通志氏族略引風俗通云申徒狄夏賢人也林寶元和姓纂說同莊子外物篇云湯與務光務光怒申徒狄因以蹈河此即應說所本淮南子說山訓高注則云申徒狄殷末人也史記鄒陽傳集解服虔云申徒狄殷之末世人也索隱引韋昭又云六國時人莊子大宗師釋文亦云申徒狄殷時人案依崔說則此周公或爲東西周君御覽八百二引有和氏之璧則諸文韓詩外傳一及新序士節篇並云申徒狄曰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則狄非夏殷末人可知疑畢說近是

桀女樂三萬人晨譟聞於衢服文繡衣裳見太平御覽案此管子輕重甲篇文以後御覽所引諸條似多誤以它子書語爲墨子不甚足據也今亦未攷詳校

秦穆王遺戎王以女樂二八戎王沈於女樂不顧國

亡政國之禍見太平御覽

良劍期乎利不期乎莫邪見太平御覽

禹造粉見太平御覽

子禽問曰詒讓案疑當作禽子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蠅詒讓案當作黽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不聽一引作口乾而人不聽之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見太平御覽

昔夏之衰也有推侈大戲殷之衰也有費仲惡來足走千里手制兕虎見太平御覽詒讓案此晏子春秋諫上篇文

神機陰開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爲民業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劂彼作劂此誤

工人下漆而上丹則可下丹而上漆則不可萬事由此也詒讓案此淮南子說山訓文

神明鉤繩者乃巧之具也而非所以爲巧詒讓案此淮南子齊俗訓文神明作規矩

神明之事不可以智巧爲也不可以功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雨露所濡以生萬殊翡

翠瑇瑁碧玉珠文采明朗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放魯般弗能造此之大巧詒讓案此淮南子泰族訓文

夫至巧不用劒大匠大不斲詒讓案此淮南子說林訓文下大字衍夫物有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大匠不能斲金巧治不能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以爲器剞木而爲舟鑠鐵而爲刃鑄金而爲鍾因其可也見太平御覽而文不似墨子或恐誤引他書　詒讓案末條淮南子泰族訓文

右二十一條今本所脫由沅採摭書傳附十五卷末其意林所稱已見篇目考中不更入也

金城湯池水經河水二酈道元注

釜巨水經濟水注云陶巨墨子以爲釜巨也

使造下疑挩物字三年而成一葉天下之葉少哉廣弘明集朱世卿法性自然論宋人爲玉楮葉章　案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有此文或本墨子語也

舜葬於蒼梧之野象爲之耕劉賡稽瑞

禹葬會稽鳥爲之耘稽瑞　以上二條疑節葬上中二篇佚文然說舜葬處與節葬下篇不合未詳

五星光明芑黯如旗稽瑞

右六條畢本無今校增

墨子舊敘

魯勝墨辯注敘晉書隱逸傳

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別孫星衍校改刑

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必有形（當作名必）有形察疑形脫字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有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於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於今五百餘歲遂亡絕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雜集爲刑名二篇（刑當作形）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絕者亦有樂乎

此也

畢沅墨子注敘 經訓堂本

墨子七十一篇見漢藝文志隋以來爲十五卷目一卷見隋經籍志宋亡九篇爲六十一篇見中興館閣書目實六十三篇後又亡十篇爲五十三篇卽今本也本存道藏中缺宋諱字知卽宋本又三卷一本卽親士至尚同十三篇宋王應麟陳振孫等僅見此本有樂臺注見鄭樵通志藝文略今亡案通典言兵有守拒法而不引墨子備城門諸篇玉海云後漢書注引墨子備突篇詩正義引墨子備衝篇似亦未見全書疑其失墜久也今 上開四庫館求天下遺書有兩江總督採進本謹案亦與此本同自此本以外

有明刻本其字多見皆以意改無經上下及備城門等篇詒讓案此皆有丁子彙本余蓋無足觀墨書傳述甚少得毋以孟子之言轉多古言古字先是仁和盧學士文弨陽湖孫明經星衍互校此書略有端緒沅始集其成因徧覽唐宋類書古今傳注所引正其譌謬又以知聞疏通其惑自乾隆壬寅八月至癸卯十月踰一歲而書成世之譏墨子以其節葬非儒說墨者旣以節葬爲夏法特非周制儒者弗用之非儒則由墨氏弟子尊其師之過其稱孔子諱及諸毀詞是非翟之言也詒讓案此論不墒詳非儒篇案他篇亦稱孔子亦稱仲尼又以爲孔子言亦當而不可易是翟未嘗非孔孔子之言多見論語家語及他緯書傳注亦無斥墨詞詒讓案墨子蓋

生於哀悼閔較之七十子尚從孔子安得斥之此論甚謬略至孟子始云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又云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蓋必當時爲墨學者流於橫議或類非儒篇所說孟子始嫉之故韓非子顯學云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韓愈云辯生于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其知此也今惟親士脩身及經上經下疑翟自著餘篇稱子墨子耕柱篇并稱子禽子則是門人小子記錄所聞以是古書不可忽也且其魯問篇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是亦通達

經權不可訾議又其備城門諸篇皆古兵家言有寔用焉書稱中山諸國亡於燕代胡貊之間詒讓案此非攻中篇文舊本作且不著何當爲柤不屠何明人不解妄改爲中山諸國畢氏亦沿其謬詳本篇攷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寔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故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班固亦云在孔子後司馬貞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李善引抱朴子亦云孔子時人或云在其後今按其人在七十子後詒讓案文選長笛賦注若史記鄒陽傳鄒陽曰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司馬貞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曰子冉子罕也荀卿傳云墨翟孔子時人或云在孔子後又襄公二

十九年左傳宋饑子罕請出粟時孔子適八歲則墨翟與子罕不得相輩或以子冉爲是不知如何也又文選亦作子冉注云文子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詒讓案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注誤以文穎爲文子冉音任亦有誤沅亦不能定其時事又司馬遷班固以爲翟宋大夫葛洪以爲宋人者以公輸篇有爲宋守之事高誘注呂氏春秋以爲魯人則是楚魯陽漢南陽縣在魯山之陽本書多有魯陽文君問答又亟稱楚四竟非魯衞之魯不可不察也先秦之書字少假借後乃偏旁相益若本書源流之字作原一又作源金以溢爲名之字作益一又作鎰四竟之字作竟一又作境皆傳寫者亂之非舊文乃若賊敎百姓之爲殺字古文遂而不反合於

遂亡之訓關叔之郎管叔寔足以證聲音文字訓詁
之學好古者幸存其舊云如其疏略以俟敏求君子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昭陽單閼涂月敘於西安節署
之環香閣

孫星衍墨子注後敘　　經訓堂本

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十二月弇山先生既刊所注墨
子成以星衍涉于諸子之學命作後敘星衍以國陋
辭不獲命敘曰墨子與孔異者其學出于夏禮司馬
遷稱其善守禦爲節用班固稱其貴儉兼愛上賢明
鬼非命上同此其所長而皆不知墨學之所出淮南
王知之其作要略訓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
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

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其識過于遷固古人不虛作諸子之教或本夏或本殷故韓非著書亦載棄灰之法墨子有節用節用禹之教也孔子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吾無閒然又曰禮與其奢寧儉又曰道千乘之國節用是孔子未嘗非之又有明鬼是致孝鬼神之義兼愛是盡力溝洫之義孟子稱墨子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而莊子稱禹親自操橐耜而九襍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甚雨列子稱禹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呂不韋稱禹憂其黔首顏色黎黑竅藏不通步不相過皆與書傳所云予弗子惟荒度土功三過其門而不入思天下有溺者猶已溺之同其節葬亦禹法也尸子稱禹之喪法死於陵者

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當爲月
見後漢書注淮南子要略稱禹之時天下大水死陵
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又齊俗
稱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高誘注云三月
之服是夏后氏之禮韓非子顯學稱墨者之葬也冬
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而此書公孟
篇墨子謂公孟曰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
也又公孟謂子墨子曰子以三年之喪爲非子之三
日當爲月之喪亦非也云云然則三月之喪夏有是制
墨始法之矣詒讓案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則孟子謂夏禮亦三年喪此說與孟子不合孔子則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
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

文哉吾從周周之禮尚文又貴賤有法其事具周官儀禮春秋傳則與墨書節用兼愛節葬之旨甚異孔子生於周故尊周禮而不用夏制孟子亦周人而宗孔故于墨非之勢則然焉若覽其文亦辯士也親士脩身經上經下及說凡六篇皆翟自著經上下略似爾雅釋詁文而不解其意指又怪漢唐以來通人碩儒博貫諸子獨此數篇莫能引其字句以至于今傳寫譌錯更難鉤乙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存其敘曰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其學以正刑名顯於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詞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論也又曰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眾篇連第

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眾
襍集爲刑名二篇略解指歸以俟君子如所云則勝
曾引說就經各附其篇恨其注不傳無可徵也備城
門諸篇具古兵家言惜其脫誤難讀而弇山先生于
此書悉能引據傳注類書匡正其失又其古字古言
通以聲音訓故之原豁然解釋是當與高誘注呂氏
春秋司馬彪注莊子許君注淮南子張湛注列子並
傳於世其視楊倞盧辯空疏淺略則倜然過之時則
有仁和盧學士抱經大興翁洗馬覃谿及星衍三人
者不謀同時共爲其學皆折衷于先生或此書當顯
幸其成帙以惠來學不覺僭而識其末也陽湖孫星
衍撰

孫星衍經說篇跋　經訓堂本

乾隆癸卯三月星衍方自秦北征巡撫公將刻所注墨子札訊星衍云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有似堅白異同之辯其文脫誤難曉自魯勝所稱外書傳頗有引之否星衍過晉問盧學士又抵都問翁洗馬俱未獲報閱數月重讀淮南齊俗訓有云夫蝦蟇爲鶉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因悟與經說上化若鼃爲鶉合又讀列子湯問篇云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絶髮不均也均也其絶也莫絶張湛注云髮甚微脃而至不絶者至均故也今所以絶者猶輕重相傾有不均處也若其均也寧有絶理言不絶也又云人以爲不然自有知其然也湛注云凡人不達理也會自有知此

理為然者墨子亦有此說今校經說下有云均髮均縣輕而髮絶不均也均其絶也莫絶輕下脫重字均其絶也句均下無也字又列子仲尼篇云影不移者說在改也湛注云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今案經下云過仵景不從說在改為詒讓案過仵不當屬此讀孫亦襲舊讀之誤詳經說下篇其文微異而義亦同是知子家多有若說晉時尚能讀此書唐人則不及此也又楊朱篇禽子曰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湛注云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亦星衍往言墨子夏教之證此復公而是卷已刊成無容注處公然其言因据增重字又命附其說于卷末俟知十君子焉甲辰上巳孫星衍記

汪中墨子序

墨子七十一篇亾十八篇今見五十三篇明陸穩所敘刻視它本爲完其書多誤字文義昧晦不可讀今以意粗爲是正闕所不知又采古書之涉於墨子者別爲表微一卷而爲之敘曰周太史尹佚實爲文王所訪（晉語）克商營洛祝筴遷鼎有勞於王室（周書克殷解書洛誥）成王聽朝與周召太公同爲四輔（賈誼新書保傅篇）數有論諫（淮南子主術訓史記晉世家）身沒而言立東遷以後魯季文子（春秋傳成四年）惠伯（文十五年）晉荀偃（襄十四年）叔向（周語）秦子桑（僖十五年）后子（昭元年）及左邱明（宣十二年）並見引重遺書二篇（詒讓家原作十二篇今據漢書藝文志校删十字）劉向校書列諸墨六家之首說苑政理篇亦載其文莊周述墨者之學而原其始曰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天下篇）可謂知言矣古之史官實秉禮經以成國典其學皆有所受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其淵源所漸固可攷而知也劉向以爲出於清廟之守夫有事於廟者非巫則史史佚史角皆其人也史佚之書至漢具存而夏之禮在周已不足徵則莊周禽滑釐傳之禹者（莊子天下篇列子楊朱篇）非也司馬遷云墨翟宋大夫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今按耕柱魯問二篇墨子於魯陽文子多所陳說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韋昭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之子其言實出世本故貴

義篇墨子南游於楚見獻惠王獻惠王以老辭獻惠王之爲惠王猶頃襄王之爲襄王由是言之墨子實與楚惠王同時其仕宋當景公昭公之世（詒讓案墨子仕宋當在昭公世不得及景公並誤）其年於孔子差後或猶及見孔子矣（詒讓案墨子必不及見孔子並說誤）蓺文志以爲在孔子後者是也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戰亾事在春秋後二十七年又言蔡亾則爲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並當時及見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戰之國齊晉楚越又言唐叔呂尚邦齊晉今與楚越四分天下節葬下篇言諸矦力征南有楚越之王北有齊晉之君明在句踐稱伯之後（魯問篇越王請裂故吳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證）秦獻公未得志之前全晉之時三家未分齊未爲陳氏也檀弓下季

康子之母死公輸般請以機封此事不得其年季康子之卒在哀公二十七年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卽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輸篇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公輸子自魯南游楚作鉤強以備越亦吳亾後楚與越爲鄰國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書旣載其以老辭墨子則墨子亦壽考人與親士脩身二篇其言淳實與曾子立事相表裏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述經上至小取六篇當時謂之墨經莊周稱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以堅白異同之辨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者也公孫龍爲平原君客當趙惠文孝成二王之世惠施相魏當惠襄二王之世二子實始爲是學是時墨子之沒久矣

其徒誦之並非墨子本書所染篇亦見呂氏春秋其
言宋康染於唐鞅田不禮宋康之藏在楚惠王卒後
一百五十七年墨子蓋嘗見染絲者而歎之爲墨之
學者增成其說耳故本篇稱禽子呂氏春秋并稱墨
子親士篇錯入道家言二條與前後不類今出而附
之篇末又言吳起之裂起之裂以楚悼王二十一年
亦非墨子之所知也詒讓案吳起之亂墨子似尚及見之詳親士篇今定其
書爲內外二篇又以其徒之所附著爲襍篇倣劉向
校晏子春秋例輒於篇末述所以進退之意覽者詳
之墨子之學其自言者曰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
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喜音沈湎則語之
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

奪侵陵則語之兼愛非攻此其救世亦多術矣備城門以下臨敵應變纖悉周密斯其所以爲才士與傳曰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惟儒墨則亦然儒之絀墨子者孟氏荀氏藝文志董無心一卷非墨子今亡孔叢詰墨僞書不數之荀之禮論樂論爲王者治定功成盛德之事而墨之節葬非樂所以救衰世之敝其意相反而相成也若夫兼愛特墨之一端然其所謂兼者欲國家慎其封守而無虐其鄰之人民畜產也雖昔先王制爲聘問弔恤之禮以睦諸侯之邦交者豈有異哉彼且以兼愛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使以孝其親而謂之無父斯已枉矣後之君子日習孟子之說而未覩墨子之本書其以耳食無足怪也世莫不以其誣孔

子爲墨子辠雖然自今日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來所未有矣自當日言之則孔子魯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術不同而立言務以求勝雖欲平情覈實其可得乎是故墨子之誣孔子猶孟子之誣墨子也歸於不相爲謀而已矣吾讀其書惟以三年之喪爲敗男女之交有悖於道至其述堯舜陳仁義禁攻暴止淫用感王者之不作而哀生人之長勤百世之下如見其心焉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之仁人也其在九流之中惟儒足與之相抗自餘諸子皆非其比歷觀周漢之書凡百餘條並孔墨儒墨對舉楊朱之書惟貴放逸當時亦莫之宗躋之於墨誠非其倫自墨子沒其學離

而爲三徒屬充滿天下呂不韋再稱鉅子去私篇尚德篇韓非謂之顯學至楚漢之際而微淮南子汜論訓孝武之世猶有傳者見於司馬談所述於後遂無聞焉惜夫以彼勤生薄死而務急國家之事後之從政者固宜假正議以惡之哉乾隆上章困敦涂月選拔貢生江都汪中述詒讓案汪氏所校墨子及表微一卷今並未見此敘揚州刻本爲後人竄改文多駁異今從阮刻本校正

汪中墨子後序 述學

中既治墨子牽於人事且作且止越六年友人陽湖孫季仇星衍以刊本示余則巡撫畢侍郞盧學士咸有事焉出入羣籍以是正文字博而能精中不勞日力於是書盡通其癥結且舊文孤學得二三好古君

子與我同志於是有三喜焉既受而卒業意有未盡乃爲後敘以復於季仇曰季仇謂墨子之學出於禹其論偉矣非獨禽滑釐有是言也莊周之書則亦道之曰不以自苦爲極者非禹之道是皆謂墨之道與禹同耳非謂其出於禹也昔在成周禮器大備凡古之道術皆設官以掌之官失其業九流以興於是各執其一術以爲學諱其所從出而託於上古神聖以爲名高不曰神農則曰黃帝墨子質實未嘗援人以自重其則古昔稱先王言堯舜禹湯文武者六言禹湯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嘗專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學之出於禹也公孟謂君子必古言服然後仁墨子既非之而曰子法周而未

法夏則子之古非古也此因其所好而潋之且屬之言服甚明而易曉然則謂墨子背周而從夏者非也惟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倍譎不同自謂別墨然後託於禹以尊其術而淮南著之書爾雖然謂墨子之學出於禹未害也謂禹制三月之喪則尸子之誤也從而信之非也何以明其然也古者喪期無數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五服精粗之制立矣放勳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其可見者也夏后氏三年之喪既殯而致事則夏之爲父三年矣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則夏之爲君三年矣從是觀之它服術可知也士喪禮自小斂奠大斂奠朔月半薦遣奠大遣奠皆用夏祝使夏后氏制喪三月祝

豈能習其禮以贊周人三年之喪哉若夫陵死葬陵澤死葬澤此爲天下大水不能具禮者言之也荒政殺哀周何嘗不因於夏禮以聚萬民哉行有死人尙或殣之此節葬也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此又節葬也豈可執是以言周禮哉若然夏不節喪史佚固節喪與夫天下殤墓遣棺斂於宮中召公爲言於周公而後行之若是其篤終也先王制禮其敢有不至者哉墨子者耆學焉而自爲其道者也故其節葬曰聖王制爲節葬之法又曰墨子制爲節葬之法則謂墨子自制者是也故曰墨之治喪以薄爲其道（孟子滕文公篇）曰墨子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莊子天下篇）曰墨者之葬也冬〻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

服喪三月（韓非子顯學篇）使夏后氏有是制三子者不以之蔽墨子矣

王念孫墨子雜志敘（讀書雜志）

墨子書舊無注釋亦無校本故脫誤不可讀至近時盧氏抱經孫氏淵如始有校本多所是正乾隆癸卯畢氏弇山重加校訂所正復多於前然尚未該備且多誤改誤釋者予不揣寡昧復合各本及羣書治要諸書所引詳爲校正是書傳刻之本唯道藏本爲最優其藏本未誤而佗本皆誤及盧畢孫三家已加訂正者皆不復羅列唯舊校所未及及所校尚有未當者復加考正是書錯簡甚多盧氏所已改者唯辭過篇一條其尚賢下篇尚同中篇兼愛中篇非樂上篇

非命中篇及備城門備穴二十篇皆有錯簡自十餘字至三百四十餘字不等其佗脫至數十字誤字衍字顛倒字及後人妄改者尚多皆一一詳辨之以復其舊此外脫誤不可讀者尚復不少蓋墨子非樂非儒久爲學者所詘故至今迄無校本而脫誤一至於是然是書以無校本而脫誤難讀亦以無校本而古字未改可與說文相證如說文亯字篆文作亯隸作享又省作亨以爲亨通之亨又轉爲普庚反以爲亨煮之亨今經典中亨煮字皆作亨俗作烹又亨行而享廢矣唯非儒篇子路享普庚反豚其字尚作享說文茍讀若亟其乘屋之亟自急敕也今經典皆以亟代茍亟行而茍廢矣唯非儒篇曩與女爲茍生今與女爲茍義其字尚作

袒說文但裼也今經典皆以袒代但袒行而但廢矣唯耕柱篇羊牛犓豢雍（與饔同今本雍譌作雝）人但割而和之其字尚作但又有傳寫之譌可以考見古字者城郭之郭說文本作𩫏今經典皆以郭代𩫏郭行而𩫏廢矣唯所染篇云晉文染於舅犯高偃案國語晉有郭偃無高偃郭即𩫏之借字知高爲𩫏之譌也說文敖古文殺字今經典中有殺無敖殺行而敖廢矣唯尚賢中篇云率天下之民以詬天侮鬼賊傲萬民案賊傲二字語意不倫賊乃賊字之譌殺字古文作敖與敖相似知敖譌作敖又譌作傲也（說詳本篇）說文佚（以證反）送也呂不韋曰有侁氏以伊尹佚女今經典皆以媵代佚媵行而佚廢矣唯尚賢下篇云昔伊尹爲莘氏

女師僕案有莘氏以伊尹佚女非以爲僕也佚僕字形相似知僕爲佚之譌也說文衝突字本作衝今經典皆以衝代衝衝行而衝廢矣唯備城門篇云以射衕及欈樅衕衝形相似知衕爲衝之譌也衝謂衝車

是書最古故假借之字亦最多如胡作故尚賢中篇故不察尚賢爲政之本也故與胡同降作隆尚賢中篇稷隆播種非攻下篇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隆竝與降同誠作情又作請尚同下篇今天下王公大人士君子中情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節葬下篇今天下之士君子中請將欲爲仁義求爲上士情請竝與誠同拂作費兼愛下篇即此言行費也下文費作拂知作智節葬下篇智不智下智字與知同志作之天志中篇子墨子之有天之下之字與志同之即天志本篇之名也天宇作野非樂上篇高臺厚榭邃野之居野與宇同佗作也小取篇辟也者舉也物而以明之也也物即佗物佗俗作他睎作欣耕柱篇譬若築牆然能築者築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欣與睎同管作關耕柱篇古者周公旦非關

叔公孟篇關叔爲天下之某人關叔與管同魯問篇豈不費悖作費哉上文費作悖從作松號令篇松上不隨下松與從同皆足以見古字之借古音之通佗書所未有也其脫誤不可知者則槩從闕疑以俟來哲道光十一年九月十三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八十有八

武億跋墨子　授堂文鈔

漢書藝文志墨子七十一篇注云墨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而不著其地惟呂氏春秋愼大覽高誘注墨子名翟魯人也魯卽魯陽春秋時屬楚古人于地名兩字或單舉一字是其例也路史國名紀魯汝之魯山縣非兖地詒讓案此說誤與畢同詳前翟見諸傳記多稱爲宋大夫以予考之亦未盡舉其實蓋墨子居于魯陽疑嘗爲文子之臣觀

魯問一篇首言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爲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歐國而以事齊又言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詒讓案魯問篇魯君自是魯國君非魯陽文君也詳本篇案春秋左氏傳昭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注比公于大夫周禮太宰九兩六曰主以利得民注鄭司農謂公卿大夫調人主友之讐注主大夫君也呂氏春秋愛士篇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注趙簡子晉大夫也大夫稱主者也然則翟之尊文子爲主君意其屬于文子也禮記禮運仕於家爲僕方氏曰僕者對主之稱故仕于家曰僕而大夫稱主是也詒讓案此說亦誤辯詳魯問篇翟在魯

曉然知鄉邦之重始勸文子屈禮事齊詒讓案文子楚臣何必毆國事齊此於事勢亦不合繼止文子攻鄭皆反覆言之冀以誡人其後文子卒能受聽故于時魯陽之民身不致重困于兵役以保恤其家室皆翟之賜也史記荀卿列傳云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索隱按別錄云墨子書有文子文子子夏之弟子問於墨子如此則墨子者在七十子後也案外傳楚語惠王以梁與魯陽文子注文子平王之孫司馬子期子魯陽公也惠王十年爲魯哀公十六年孔子方卒又翟本書貴義篇子墨子南遊于楚見楚獻惠王楚世家無此名是獻惠卽惠王誤衍一獻字審是則翟實當楚惠王時上接孔子未卒詒讓案墨子之生必在孔子卒後此說亦誤故太史公一云

並孔子時說非無據自班志專謂在孔子後後人益爲推衍至如畢氏据本書稱中山諸國亡于燕代胡貊之國以中山之滅在趙惠文王四年當周赧王二十年則翟實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愚竊以翟既與楚惠王接時後必不能歷一百九十餘年尚未卽化此固不然也中山諸國之亡蓋墨子之徒續記而竄入其師之說以貽此謬何可依也予故爲摭其時地始末如是以附于篇庶覽者得以詳焉

張惠言書墨子經說解後　亦見茗柯文編

右墨子經上下及說凡四篇晉書魯勝傳云勝注墨辯引說就經各附其章卽此也墨子書多奧言錯字而此四篇爲甚勝注旣不傳世莫得其讀今正其句

投通其旨要合爲二篇略可指說疑者闕之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自孟子之後至今千七百餘年而楊氏遂亡墨氏書雖存讀者蓋鮮大哉聖賢之功若此盛矣墨氏之言脩身親上多善言其義託之堯禹自韓愈氏以爲與聖賢同指孔墨必相爲用向無孟子則後之儒者習其說而好之者豈少哉老氏之言其始也微不得孟子之辨而佛氏之出又絶在孟子後是以蔓蔓延延日熾月息而楊墨泯焉遂微吾以悲老佛之不遭孟子也當孟子時百家之說衆矣而孟子獨距文編作拒楊墨今觀墨子之書經說大小取盡同異堅白之術蓋縱橫名法家惠施公孫龍申韓之屬皆出焉然則當時諸子之說湯墨爲統宗孟

子以爲楊墨息而百家之學將銷歇而不足售也獨有告子者與墨爲難而自謂勝爲仁故孟子之書亦辯斥之嗚呼豈知其後復有烈于是者哉墨子之言誖于理而逆于人心者莫如非命非樂節葬此三言者偶識之士可以立折而孟子不及者非墨之本也墨之本在兼愛而兼愛者墨之所以自固而不可破兼愛之言曰愛人者人亦愛之利人者人亦利之仁君使天下聰明耳目相爲視聽股肱畢強相爲動宰此其與聖人所以治天下者復何以異故凡墨氏之所以自託于堯禹者兼愛也尊天明鬼尚同節用者其支流也非命非樂節葬激而不得不然者也天下之人唯惑其兼愛之說故雖（文編有他說之三字）誖于理不安

于心文編有者字皆從而和文編作則之不以爲疑孟子不攻
其流而攻其本不誅其說而誅其心斷然文編無此二字被
之以無父之罪而其說始無以自立嗟夫藉使墨子
之書盡亾至于今何以見孟子之辯嚴而審簡而有
要如是哉孟子曰我知言嗚呼此其驗矣後之讀此
書者覽其義則于孟子之道猶引弦以知矩乎乾隆
五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張惠言書

案孫志祖讀書脞錄云墨子經說四篇丁小疋與
許周生互相闡繹大有端緒是此四篇又有丁許
二家校本今未見并志之以竢訪錄小疋名杰周生名宗彥並德清人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續出

墨子後語上　　　　孫詒讓

墨子傳略弟一　墨子年表弟二　墨學傳授攷弟三

墨子傳略弟一

墨氏之學亾於秦季故墨子遺事在西漢時已莫得其詳太史公述其父談論六家之指尊儒而宗道墨蓋非其所憙故史記攟采極博於先秦諸子自儒家外老莊韓呂蘇張孫吳之倫皆論列言行爲傳唯於墨子則僅於孟荀傳末附綴姓名尚不能質定其時代遑論行事然則非徒世代縣邈舊聞散佚而墨子七十一篇其時具存史公實未嘗詳事校覈亦其疏也今去史公又幾二千年周秦故書雅記百無一存而七十一篇亦復書闕有間

徵討之難不翅倍蓰然就今存墨子書五十三篇鉤攷之尚可得其較略蓋生於魯而仕宋其平生足跡所及則嘗北之齊西使衞又屢游楚前至郢後客魯陽復欲適越而未果文子書儞墨子無煖席自然篇又見淮南子脩務訓班固亦云墨突不黔文選荅賓戲又趙岐孟子章指云墨突不及汙斯其譣矣至其止魯陽文君之攻鄭絀公輸般以存宋而辭楚越書社之封蓋其犖犖大者勞身苦志以振世之急權略足以持危應變而脫屣利祿不以累其心所學尤該綜道藝洞究象數之微其於戰國諸子有吳起商君之才而濟以仁厚節操似魯連而質實亦過之彼韓呂蘇張輩復安足算哉謹甄討羣書次弟其先後略攷始

末以裨史遷之闕俾學者知墨家持論雖閒涉偏駁而墨子立身應世具有本末自非孟荀大儒不宜輕相排笮彼竊耳食之論以爲訴病者其亦可以少息乎

墨子名翟漢書藝文志呂氏春秋當染慎大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姓墨氏廣韻二十五德通志氏族略引元和姓纂云宋人墨氏孤竹君之後本墨台氏後改爲墨氏戰國時宋人墨翟著書號墨子魯人呂覽當染慎大篇注或曰宋人葛洪神仙傳文選長笛賦李注引抱朴子荀子脩身篇楊注元和姓纂案此蓋因墨子爲宋大夫遂以爲宋人以本書攷之似當以魯人爲是貴義篇云墨子自魯即齊又魯問篇云越王爲公尚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子墨子於魯呂氏春秋愛類篇云公輸般爲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淮南子脩務訓亦云自魯趨而往十日十夜至於郢並墨子爲魯人之塙證

畢沅武億以魯爲魯陽（畢說見墨子注序武說見授堂文鈔墨子跋）則是楚邑攷古書無言墨子爲楚人者渚宮舊事載魯陽文君說楚惠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則非楚人明矣畢武說殊謬

蓋生於周定王時

漢書藝文志云墨子在孔子後案詳年表

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魯墨子學焉（呂氏春秋當染篇高注云其後史角之後也）

案漢書藝文志墨家以尹佚二篇列首是墨子之學出於史佚史角疑即尹佚之後也（墨子學於史角之後亦足爲是魯人之證）

其學務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氾愛兼利而非鬬好學而博不異（莊子天下篇）又曰兼愛尙賢右鬼非命（淮南氾論訓）以爲儒者禮煩擾而不說厚葬靡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淮南子要略）其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如此故使學者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莊子天下篇）亦道堯舜（韓非子顯學篇）又善守禦（史記孟荀傳）爲世顯學（韓非子顯學篇）

徒屬弟子充滿天下呂氏春秋尊師篇

案淮南王書謂孔墨皆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主術訓今攷六藝爲儒家之學非墨氏所治也墨子之學葢長於詩書春秋故本書引詩三百篇與孔子所刪同引尚書如甘誓仲虺之誥說命大誓洪範呂刑亦與百篇之書同又曰吾嘗見百國春秋隋書李德林傳本書明鬼篇亦引周燕宋齊諸國春秋此與孔子所修春秋異而於禮則法夏繼周樂則又非之與儒家六藝之學不合淮南所言非其事實也淮南子要略又云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尤非

其居魯也魯君謂之曰吾恐齊之攻我也可救乎墨子曰可昔者三代之聖王禹湯文武百里之諸侯也說忠行義取天下三代之暴王桀紂幽厲讐怨行暴

失天下吾願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愛利百姓厚為皮幣卑辭令亟徧禮四鄰諸侯敺國而以事齊患可救也非此顧無可為者本書魯問篇　案魯君頗疑其卽穆公則當在楚惠王後然無塙證以墨子本魯人故繫於前魯君謂墨子曰我有二子一人者好學一人者好分人財孰以為太子而可墨子曰未可知也或所為賞譽為是也釣者之恭非為魚賜也餌鼠以蟲疑當作蠱非愛之也吾願主君之合其志功而觀焉同上

楚人常與越人舟戰於江楚惠王時渚宮舊事二公輸般自魯南游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拒之備楚人因此若勢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墨子曰我舟戰有鉤拒不知子之義亦有鉤拒乎墨子曰我義之鉤拒賢於子舟戰之鉤拒我鉤拒我

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拒而距人人亦拒而距子交相鉤交相拒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拒賢子舟戰之鉤拒本書魯問篇渚宮舊事公輸在此攻宋前今故次於此

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起於魯本書作齊今據呂氏春秋淮南子改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爲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

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眾不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必爲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富宋所爲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

般爲我爲雲梯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褋爲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本書公輸篇

公輸子謂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爲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子予宋而不義子弗爲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爲義翟又將予子

天下 本書魯問篇

案墨子止楚攻宋本書不云在何時鮑彪戰國策注謂當宋景公時至爲疏謬 詳年表 惟渚宮舊事載於惠王時墨子獻書之前最爲近之葢公輸子當生於魯昭定之間至惠王四十年以後五十年以前約六十歲左右而是時墨子未及三十正當壯歲故百舍重繭而不以爲勞惠王亦未甚老故尚能見墨子以情事揆之無不符合蘇時學謂卽聲王五年圍宋時事 墨子刊誤 非徒與王曰請無攻宋之言不合而公輸子至聲王時殆逾百歲其必不可通明矣 詳公輸篇

楚惠王五十年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

良書也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墨子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渚宮舊事）二穆賀見墨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王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賤人之所爲而不用乎墨子曰唯其可行譬若藥然一草之本天子食之以順其疾豈曰一草之本而不食哉今農夫入其稅於大人大人爲酒醴粢盛以祭上帝鬼神豈曰賤人之所爲而不享哉故雖賤人也上比之農下比之藥曾不若一草之本乎（本書貴義篇）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

之不受而去（諸宮舊事二）

案楚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墨子獻書在五十年年齒巳高故以老辭余知古之說蓋可信也（舊事一亦云惠王之末墨翟重繭趍郢班子折謀）以墨子生於定王初年計之年蓋而及三十所學巳成故流北方賢聖之聲矣

嘗游弟子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說越王越王大悅謂公尙過曰先生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本書魯問篇）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過曰殆

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呂氏春秋高義篇意越王將聽吾言用吾道則翟將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於羣臣奚能以封爲哉抑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則是我以義糶也鈞之糶亦於中國耳何必於越哉本書魯問篇案疑王翁中晚年事後又游楚謂魯陽文君曰大國之攻小國譬猶童子之爲馬也童子之爲馬足用而勞今大國之攻小國也攻者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守爲事攻人者亦農夫不得耕婦人不得織以攻爲事故大國之攻小國也譬猶童子之爲馬也又謂魯陽文君曰今有一人於此羊牛犓豢雍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勝食也見人之作餅則還然竊之曰舍余食不知明

安不足乎其有竊疾乎魯陽文君曰有竊疾也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呼虛數千不可勝入見宋鄭之閒邑則還然竊之此與彼異乎魯陽文君曰是猶彼也實有竊疾也（本書耕柱篇）魯陽文君將攻鄭墨子聞而止之謂文君曰今使魯四竟之內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殺其人民取其牛馬狗豕布帛米粟貨財則何若文君曰魯四竟之內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奪之貨財則寡人必將厚罰之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猶君之有四竟之內也今舉兵將以攻鄭天誅其不至乎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鄭也我攻鄭順於天之志鄭人三世殺其父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我將助

天誅也墨子曰鄭人三世殺其父而天加誅焉使三年不全天誅足矣今又舉兵將以攻鄭曰吾攻鄭也順於天之志譬有人於此其子強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鄰家之父舉木而擊之曰吾擊之也順於其父之志則豈不悖哉本書魯問篇

案三世殺其父當作二世殺其君此指鄭人弒哀公及韓武子殺幽公而言蓋當在楚簡王九年以後鄭繻公初年事也或謂三世兼駟子陽弒繻公而言蘇時學墨子刊誤黃式三周季編略說則當在楚悼王六年以後與魯陽文君年代不相及不足據魯陽文君卽司馬子期之子公孫寬也魯哀公十六年已嗣父爲司馬事見左傳逮鄭繻公被弒之歲積八十四年卽令其爲司馬時年才及冠亦已百餘歲其不相及審矣

宋昭公時嘗爲大夫史記孟荀列傳漢書藝文志並不云何時今攷定當在昭公時案墨子仕宋鮑彪謂當景公昭公時戰國策宋策注非也以墨子前後時事校之其爲宋大夫當正在昭公時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而史記宋世家及六國表謂景公卒於魯悼公十七年殊謬下距齊太公田和元年凡八十三年墨子晚年及見田和之爲諸侯則必不能仕於景公時審矣

嘗南遊使於衛謂公良桓子曰衛小國也處於齊晉之閒猶貧家之處於富家之閒也貧家而學富家之衣食多用則速亾必矣今簡子之家飾車數百乘馬食菽粟者數百匹婦人衣文繡者數百人吾取飾車食馬之費與繡衣之財以畜士必千人有餘若有患

難則使數百人處於前數百人處於後與婦人數百人處前後孰安吾以爲不若畜士之安也本書貴義篇案此不詳何年據云使於衞或仕宋時奉宋君之命而使衞也昭公末年司城皇喜專政劫君

韓非子內儲說下篇云戴驩爲宋大宰皇喜重於君二人爭事而相害也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又外儲說右下篇云司城子罕殺宋君而奪政說疑篇云司城子罕取宋又二柄篇云子罕劫宋君韓詩外傳七史記李斯傳上二世書淮南子道應訓說並同說苑君道篇亦云司城子罕相宋逐其君而專其政司城子罕當卽皇喜本梁履繩左通說春秋時名喜者多以罕爲字見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詁王應麟謂卽左傳之樂喜則非也樂喜宋賢臣無劫君之事凡與墨子時不相直史記索隱已辯之矣呂氏春秋召類篇說前子罕相宋平元景二公亦不逮昭公梁玉繩史記志疑謂後子罕蓋子罕之後以字爲氏非是

其事史記宋世家不載史記鄒陽傳稱子罕囚墨子以墨子年代校之前不逮景公後不逮辟公所相直者惟昭公悼公休公三君呂氏春秋召類篇高注云春秋子罕殺昭公攷宋有兩昭公一在魯文公時與墨子相去遠甚一在春秋後魯悼公時與墨子時代正相當子罕所殺宜爲後之昭公惟高云春秋時則誤并兩昭公爲一耳宋世家雖不云昭公被弒然秦漢古籍所紀匪一高說不爲無徵賈子新書先醒篇韓詩外傳六並云昭公出亡而復國而說苑云子罕逐君專政或昭公實爲子罕所逐而失國因誤傳爲被殺李斯韓嬰淮南王書並云劫君劫亦即謂逐也亦未可知宋世家於春秋後事頗多疏略如

宋辟公被弑見索隱引紀年而史亦不載是其例矣

而囚墨子

史記鄒陽傳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索隱云漢書作子冉不知子冉是何人文穎云子冉子罕也文選鄒陽獄中上書自明亦作子冉注引文穎說同又云冉音任善云未詳冉不得有任音疑史記信字漢書文選並作任此或校異文云信作任誤作冉音任也新序三亦作子冉蓋皆子罕之誤

老而至齊見太王田和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可謂利乎太王曰利墨子曰刀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太王曰刀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墨子曰

并國覆軍賊殺百姓孰將受其不祥太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本書魯問篇北堂書鈔八十三引新序有齊王問墨子語蓋亦太公田和也此皆追稱爲王當在命爲諸侯以後事齊將伐魯墨子謂齊將項子牛曰伐魯齊之大過也昔者吳王東伐越棲諸會稽西伐楚葆昭王於隨北伐齊取國子以歸於吳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也昔者智伯伐范氏與中行氏兼三晉之地諸侯報其讐百姓苦其勞而弗爲用是以國爲虛戾身爲刑戮用是也故大國之攻小國也是交相賊也過必反於國同上卒蓋在周安王末年當八九十歲

案墨子卒年無攷以本書校之親士篇說吳起車裂事在安王二十一年非樂篇說齊康公興樂康

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自是以後更無所見親士篇有孟賁所染篇有宋康王皆後人增益非墨子所逮聞也則墨子或卽卒於安王末年安王二十六年崩距齊康公之卒僅三年葛洪神仙傳載墨子年八十有二入周狄山學道其說虛誕不足論然墨子年壽必逾八十則近之耳互詳年表

所箸書漢劉向校錄之爲七十一篇漢書藝文志案墨子書今存五十三篇蓋多門弟子所述不必其自箸也神仙傳作十篇荀子楊注作三十五篇並非

墨子年表弟二

史遷云墨翟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史記孟荀傳劉向云在七十子之後史記索隱引別錄班固云在孔子

後漢書蓺文志蓋本劉歆七略張衡云當子思時後漢書本傳注引衡集論圖緯虛妄疏云公輸班與墨翟並當子思時出仲尼後衆說舛牾無可質定近代治墨子書者畢沅以爲六國時人至周末猶存旣失之太後汪中沿宋鮑彪之說鮑說見戰國策宋策注謂仕宋得當景公世又失之太前宋景公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見左傳史記六國年表書景公卒於貞王十八年卽魯悼公十七年遂減昭公之年以益景公與左氏不合不可從也據本書及新序墨子嘗見田太公和有問荅語田和元年上距宋景公卒年凡八十三年卽令墨子之仕適當景公卒年年才弱冠亦必逾百歲前後方能相及其可信乎殆皆不攷之過竊以今五十三篇之書推校之墨子前及與公輸般魯陽文子相問荅見貴義魯問公輸諸篇而後及見齊太公和見魯問篇田和爲諸侯在安王十六年與齊康公興樂見非樂上篇康公卒於安王二十三年楚吳起之死見親士篇在安王二

十一年上距孔子之卒（敬王四十一年）幾及百年則墨子之後孔子蓋信審覈前後約略計之墨子當與子思並時而生年尚在其後（子思生於魯哀公二年周敬王二十七年也下及事魯穆公年已八十餘不能至安王也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年止六十二則不得及穆公近代譜諜書或謂子思年百餘歲者並不足據）當生於周定王之初年而卒於安王之季蓋八九十歲亦壽考矣其仕宋蓋當昭公之世鄒陽書云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史記本傳）其事他書不經見秦漢諸子多言子罕逐君高誘則云子罕殺昭公（呂氏春秋召類篇注）又韓子說皇喜殺宋君（內儲說上）子罕與喜當即一人竊疑昭公實被放殺而史失載墨子之囚殆即昭之末年事與先秦遺聞百不存一儒家惟孔子生卒年月明著於春秋

經傳然尚不無差異七十子之年孔壁古文弟子籍所傳者亦不能備外此則孟荀諸賢皆不能質言其年壽元人所傳孟子生卒年月肊撰不足據豈徒墨子然哉今取定王元年迄安王二十六年凡九十有三年表其年數而以五十三篇書關涉諸國及古書說墨子佚事附著之史記六國年表魯哀悼宋景昭年與左傳不合今從左傳本書貴義篇墨子使衛年代無攷他無與衛事相涉者又墨子嘗春秋後後非攻下篇節葬下篇並以齊晉楚越為四大國時燕秦尚未大與墨子亦未至彼國今並不列於表雖不能詳塙猶瘉於馮虛肊測舛繆不驗者爾

周	魯	晉（魏韓趙）	齊（田齊）	宋	鄭	楚	越	墨子時事
定王	哀公	出公七	平公十	昭公	聲公	惠王	王句	親士篇越王句踐遇吳王之醜而尚攝中國之賢君
元	廿七	魏桓子三 韓康子三	田成子	元	卅三	廿一	踐廿	

		趙襄子					八	亦見所染兼愛非攻公孟諸篇
二	悼公八		十四	二	卅四	廿二	廿九	
	元							
三	二	九	十五	三	卅五	廿三	卅	
四	三	十	十六	四	卅六	廿四	卅一	
五	四	十一	十七	五	卅七	廿五	王鹿	
							郢元	
六	五	十二	十八	六	卅八	廿六	二	
七	六	十三	十九	七	哀公	廿七	三	
					元			
八	七	十四	廿	八	二	廿八	四	

九	八	十五	廿一	九	三	廿九	五	
十	九	十六	廿二	十	四	卅	六	
十一	十	十七	廿三	十一	五	卅一	王不壽元	
十二	十一	哀公元	廿四	十二	六	卅二	二	
十三	十二	二	廿五	十三	七	卅三	三	
十四	十三	三	宣公元	十四	八 鄭人弒哀公	卅四	四	魯問篇鄭人三世殺其君哀公卽其一也
十五	十四	四 魏韓趙與智伯分范中行地	二 田襄子	十五	共公元	卅五	五	非攻中篇智伯攻中行氏范氏并三家以爲一家
十六	十五	五 智伯與魏	三	十六	二	卅六	六	非攻中篇智伯圖趙襄子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韓圍趙襄子於晉陽魏韓趙反殺智伯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卅七	卅八	卅九	四十	卌一		卌二	滅蔡
	七	八	九	十	王翁	元	二	
於晉陽韓魏趙氏擊智伯大敗之亦見魯問篇					魯問篇公尚過說越王越王使公尚過迎墨子於魯疑爲王翁中晚年事非攻中篇蔡亡於吳越之間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考王	元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廿三	廿四	廿五	廿六	廿七	廿八	廿九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魯問篇公輸般至楚爲舟戰器至敗越人墨子與論鉤拒公輸篇般爲雲梯將攻宋墨子至郢見楚王乃不攻宋諸宮舊事並在惠王五十年以前附記於此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十九	幽公元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廿五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五十	五一	五二	五三	五四	五五	五六	五七	簡王	元 莒滅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貴義篇墨子游楚見惠王王以老辭諸宮舊事惠王以書社封墨子不受而歸								非攻中篇莒亡於齊越之間	

十一	元公九		廿六	卅九	廿五	二	十九
	元						
十二	二	十	廿七	四十	廿六	三	廿
十三	三	十一	廿八	卅一	廿七	四	廿一
十四	四	十二	廿九	卅二	廿八	五	廿二
十五	五	十三	卅	卅三	廿九	六	廿三
威烈六		十四	卅一	卅四	卅	七	廿四
王元							
二	七	十五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	卅二	卅五	卅一	八	廿五
三	八	十六趙獻	卅三	卅六	幽公	九	廿六

魯陽文君將攻鄭 魯問篇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侯	十七	十八	十九	烈公元	二	三	四	五
	卅四	卅五	卅六	卅七	卅八	卅九	卌	卌一
元韓武子枝鄭殺幽公	卌七 繻公元	卌八 二	卌九 三	五十 四	五一 五	五二 六	五 七	五四 八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廿七	廿八	廿九	卅	卅一	卅二	卅三	卅四

日鄭人三世殺其父疑當作二世殺其君郎指哀公幽公被殺也詳本篇

十二	十七	六	卅二	五	五	九	十八	卅五	
十三	十八	七	卅三	五	六	十	十九	卅六	
十四	十九	八	卅四田莊子伐魯攻葛及安陵	五	七	十一	廿	卅七	魯問篇齊項子牛三侵魯地此攻葛及安陵或卽三侵之一
十五	廿	九	卅五伐魯取都田和	五	八	十二	廿一	王翳元	齊伐魯取都或亦三侵之一
十六	廿一	十	卅六	五	九	十三	廿二	二	
十七	穆公元	十一	卅七	六	十	十四	廿三	三	魯問篇魯君謂墨子曰恐齊攻我疑卽穆公
十八	二	十二韓景侯趙烈侯	卅八田和伐魯取郕	六	一	十五	廿四	四	齊伐魯取郕或亦三侵之一

十九	三	十三	卌九	六二	十六	聲王	五
廿	四	十四 魏滅 中山	五十	六三	十七	二 元	六
廿一	五	十五	五一	六四	十八	三	七
廿二	六	十六	康公元	六五 昭公薨案疑爲皇喜所弑	十九	四	八
廿三	七	十七 魏文侯廿二年韓景	二	悼公 元	廿	五 圍宋 十月	九

所染篇中山尚染於魏義偃長案中山尚疑即中山桓公爲魏文侯所滅

呂氏春秋召類篇莊子罕殺昭公史記宋信子罕之計而囚墨翟疑昭公實被弒囚墨子即其季年事公輸篇公輸般爲楚造雲梯將攻宋翟子至郢說止

	廿四	安王元	二	三
	八	九	十	十一
侯六年趙烈侯六年始命為諸侯	十八 魏廿七 韓七 趙三	十九 魏廿八 韓八 趙四	廿 魏廿九 韓九 趙五	廿一 魏卅 六 韓烈侯元 趙武侯元
	三	四	五	六
	二	三	四	五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六	悼王元	二	三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之當在惠王時蘇時學補郎此年聲王圍宋時事非是				

四	五	六	七	八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廿二魏廿七韓二趙二	廿三魏廿八韓三趙三	廿四魏廿九韓四趙四	廿五魏卅韓五趙五	廿六魏卅一韓六趙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田和伐魯取最
六	七	八	休公元	二
廿五	廿六	廿七鄭人弒繻公	康公元	二
四	五	六	七	八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魯問篇魯陽文君曰鄭人三世殺君或謂指哀幽繻三君然與文君年不合

黃式三謂魯陽文君將攻鄭在此年末塲　齊伐魯或即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七	十八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七 魏卅二韓七趙七	孝公元 魏卅三韓八趙八	二 魏卅四韓九趙九	三 魏卅五韓十趙十	四 魏卅六韓十一趙十一	五 魏卅七韓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九	廿	廿一	廿二	廿三	廿四

		十二趙十二						
十五	廿三	六魏卅八韓十三趙十三	十八	九	九	十五	廿五	
十六	廿四	七魏武侯元韓文侯元趙敬侯元	十九田齊太公和元年始命為諸侯	十	十	十六	廿六	魯問篇墨子見齊太王即太公和新序亦載齊王與墨子問荅即田和也齊伐魯或即魯問篇三侵魯地事
十七	廿五	八魏二韓二趙二	廿田齊二伐魯破之	十一	十一	十七	廿七	
十八	廿六	九魏三韓三趙三	廿一田齊桓公元	十二	十二	十八	廿八	
十九	廿七	十魏四韓四趙四	廿二田齊二	十三	十三	十九	廿九	

廿	廿八	十一 魏五 韓五趙三 五	廿三 田齊	十四	十四	廿	卅	
廿一	廿九	十二 魏六 韓六趙四 六	廿四 田齊	十五	十五	廿一 悼王薨羣臣殺吳起	卅一	親士篇吳起之裂其事也
廿二	卅	十三 魏七 韓七趙五 七	廿五 田齊	十六	十六	肅王 元	卅二	
廿三	卅一	十四 魏八 韓八趙八 八	廿六 公薨 齊七 田齊六	十七	十七	二	卅三	非樂上篇齊康公興樂萬
廿四	卅二	十五 魏九 韓九趙九 九	田齊威 王元	十八	十八	三	卅四	以後時事本書無所見疑墨子之卒卽在安王末年
廿五	卅三	靜公元	二	十九	十九	四	卅五	

魏十韓哀侯元趙十					
廿六共公二魏十一韓三	廿	廿	五	卅六	
元 二趙十					

墨學傳授攷弟三

呂不韋曰孔墨徒屬彌衆弟子彌豐充滿天下（尊師篇）又曰孔墨之後學顯榮於天下者衆矣不可勝數（當染篇）蓋墨學之昌幾埒洙泗斯亦盛矣公輸篇墨子之說楚王曰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淮南王書亦謂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服役即徒屬韓非子五蠹篇云仲尼爲服役者七十人即指七十子而言）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新語思務篇云墨子之門多勇士）而荆吳起之亂墨者鉅子孟

勝以死爲陽城君守弟子死者百八十五人則不韋所述信不誣也獷秦隱儒墨學亦微至西漢儒復興而墨竟絕墨子旣蒙世大詬而徒屬名籍亦莫能紀述惟本書及先秦諸子略紀其一二今勾集之凡得墨子弟子十五人附存三人再傳弟子三人三傳弟子一人治墨術而不詳其傳授系次者十三人雜家四人大都不過三十餘人傳記所載盡於此矣彼勤生薄死以赴天下之急而姓名湮滅與艸木同盡者殆不知凡幾嗚呼悕已

墨子弟子

禽子名滑釐本書公輸篇案司馬貞史記索隱成玄英莊子疏並以滑釐爲字非是滑釐呂氏春秋當染篇作滑釐尊師篇作滑黎列子楊朱篇作骨釐漢書古今人表及列子釋文並作屈釐漢

書儒林傳作滑氂疑正字當作屈氂詳公輸篇與田子方段干木吳起受業於子夏史記儒林傳後學於墨子呂氏春秋當染篇盡傳其學與墨子齊稱莊子天下篇以墨翟禽滑氂並傳禽子事墨子三年手足胼胝面目黎黑役身給使不敢問欲墨子甚哀之乃具酒脯寄於太山滅茅坐之以醮禽子禽子再拜而嘆墨子曰亦何欲乎禽子再拜再拜曰敢問守道本書備梯篇又曰由聖人之道鳳鳥之不出諸侯畔殷周之國甲兵方起於天下大攻小強執弱吾欲守小國爲之奈何墨子曰何攻之守禽子對曰今之世常所以攻者臨鉤衝梯堙水穴突空洞蟻傅轒轀軒車敢問守此十二者奈何本書備城門篇墨子遂語以守城之具六十六事李筌太白陰經守城具篇六十六事一作五十六事今本書備城門以下廿餘篇皆其語

也楚惠王時公輸般爲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墨子自魯至郢止之使禽子諸弟子三百人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楚卒不攻宋本書公輸篇禽子問於墨子曰錦繡絺紵將安用之墨子曰惡是非吾用務也古有無文者得之矣夏禹是也卑小宮室損薄飲食土階三等衣裳細布當此之時黼黻無所用而務在於完堅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當此之時文采之帛將安所施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二王者以身先於天下故化隆於其時成名於今世也且夫錦繡絺紵亂君之所造也其本皆興於齊景公喜奢而忘儉幸有晏子以儉鐫

之然猶幾不能勝夫奢安可窮哉紂爲鹿臺糟邱酒池肉林宮牆文畫雕琢刻鏤錦繡被堂金玉珍瑋婦女優倡鍾鼓管絃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非惟錦繡絺紵之用邪今當凶年有欲予子隨侯之珠者不得賣也珍寶而以爲飾又欲予子一鍾粟者得珠者不得粟得粟者不得珠子將何擇禽子曰吾取粟耳可以救窮墨子曰誠然則惡在事夫奢也長無用好末淫非聖人之所急也故食必常飽然後求美衣必常暖然後求麗居必常安然後求樂爲可長行可久先質而後文此聖人之務禽子曰善說苑反質篇

禽子問天與地孰仁墨子曰翟以地爲仁太山之上則封禪焉培塿之側則生松柏下生

黍苗莞蒲水生黿鼉龜魚民衣焉食焉死焉地終不責德焉故翟以地爲仁（藝文類聚地部引本書）禽子問曰多言有益乎墨子曰蝦蟆蛙黽日夜而鳴舌乾擗然而人不聽之今鶴雞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益唯其言之時也（太平御覽言語部引本書）楊朱後於墨子其說在愛己不拔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反（荀子王霸篇楊注殷敬順列子釋文）墨子兼愛上同右鬼非命而楊朱非之（淮南子氾論訓）禽子與之辯論（荀子注列子釋文）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爲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爲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爲之乎曰爲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

子爲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列子楊朱篇列子又云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及其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禽骨釐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此與墨學無與附著於此

高石子墨子弟子墨子使管黔敖游高石子於衛衛君致祿甚厚設之於卿高石子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者去而之齊見墨子曰衛君以夫子之故致祿甚厚設我於卿石三朝必盡言而言無行是以去之也衛君無乃以石爲狂乎墨子曰去之苟道受狂何傷

古者周公旦非關叔（關管借字）之辭三公東處於商蓋人皆謂之狂後世稱其德揚其名至今不息且翟聞之爲義非避毀就譽去之苟道受狂何傷高石子曰石去之焉敢不道也昔者夫子有言曰天下無道仁士不處厚焉今衞君無道而貪其爵祿則是我爲苟啗人食也墨子說而召禽子曰姑聽之乎夫倍義而鄉祿者我常聞之矣倍祿而鄉義者於高石子焉見之也（本書耕柱篇）

高何齊人學於墨子（呂氏春秋尊師篇）

縣子碩（呂覽碩作石字通）與高何皆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學於墨子爲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治徒娛縣子碩問於墨子曰爲義孰爲大務墨子曰譬若築牆

然能築者築能實壞者實壞能欣者欣（欣讀爲睎）然後牆成也爲義猶是也能談辯者談辯能說書者說書能從事者從事然後義事成也（本書耕柱篇）

公尙過（呂氏春秋高義篇尙作上）墨子弟子（呂覽高義篇）墨子南遊使於衞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曰吾夫子教公尙過曰揣曲直而已今夫子載書甚多何有也墨子曰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公旦佐相天子其脩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翟聞之同歸之物信有誤者然而民聽不鈞是以書多也今若過之心者數逆於精微同歸之物既已知其要矣是以不教以書也而子何怪焉（本書貴義篇）墨子游公尙過於越公尙過語墨子

之義越王說之謂公尙過曰子之師苟肎至越而教寡人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本書魯問篇作請裂故吳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尙過許諾遂爲公尙過束車五十乘以迎墨子於魯曰吾以夫子之道說越王越王大說謂過曰苟能使墨子至於越而教寡人請裂故吳之地以封子據本書魯問篇補呂氏春秋作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尙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越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國是以義糶也義糶何必越雖於中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略同

耕柱子墨子弟子墨子怒耕柱子耕柱子曰我毋愈於人乎墨子曰我將上大行駕驥與羊子將誰敺耕柱子曰將敺驥也墨子曰何故敺驥也耕柱子曰驥足以責墨子曰我亦以子爲足以責墨子游耕柱子於楚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復於墨子曰耕柱子處楚無益矣二三子過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墨子曰未可知也毋幾何而遺十金於墨子曰後生不敢死有十金於此願夫子之用也墨子曰果未可知也本書耕柱篇

魏越墨子弟子墨子使之游越曰既得見四方之君子則將孰先語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尙賢尙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

國家憙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淩則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本書魯問篇

隨巢子墨子弟子漢書藝文志梁玉繩云隨巢當是氏或謂氏隨名巢無據詒讓案隋經籍志隨巢子注云巢似墨翟弟子則以巢為名墨子之術尚儉隨巢子傳其術史記自序正義引韋昭說著書六篇漢書藝文志

胡非子廣韻十一模云胡非複姓齊胡公之後有公子非因以胡非為氏梁玉繩云則胡非子齊人也詒讓案隋經籍志胡非子注云非似墨翟弟子則亦以非為名墨子弟子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

管黔滶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高孫子墨子弟子本書魯問篇見後

治徒娛墨子弟子本書耕柱篇見前

跌鼻墨子弟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爲明能爲禍福爲善者賞之爲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本書公孟篇

曹公子墨子弟子墨子仕曹公子於宋三年而反睹墨子曰始吾游於子之門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則夕弗得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故家厚於始也有家享謹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於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於人者多欲人之處高爵祿而

以讓賢也多財而以分貧也夫鬼神豈唯擢黍拑肺之爲欲哉今子處高爵祿而不以讓賢一不祥也多財而不以分貧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猶百門而閉一門焉曰盜何從入若是而求福於百怪之鬼豈可哉（本書魯問篇）

勝綽墨子弟子墨子使勝綽事齊項子牛項子牛三侵魯地而勝綽三從墨子聞之使高孫子請而退之曰我使綽也將以濟驕而正嬖也今綽也祿厚而譎夫子夫子三侵魯而綽三從是鼓鞭於馬靳也翟聞之言義而弗行是犯明也綽非弗之知也祿勝義也（本書魯問篇）

案曹公子及勝綽二人皆游墨子之門而以違道

見責蓋未能傳其術者今以附於諸弟子之末

彭輕生子問墨子曰往者可知來者不可知墨子曰藉設而親在百里之外則遇難焉期以一日也及之則生不及則死今有固車良馬於此又有駑馬四隅之輪於此使子擇焉子將何乘對曰乘良馬固車可以速至墨子曰焉在不知來（本書魯問篇）

孟山譽王子閭曰昔白公之禍執王子閭斧鉞鉤要直兵當心謂之曰爲王則生不爲王則死王子閭曰何其侮我也殺我親而喜我以楚國我得天下而不義不爲也又況於楚國乎遂死而不爲王子閭豈不仁哉墨子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也若以王爲無道則何故不受而治也若以白公爲不義何故不受王

詠白公然而反王故曰難則難矣然而未仁（同上）

弦唐子（本書貴義篇見前）

案以上三人並見本書是否墨子弟子無可質證

謹附綴於此以備攷

墨子再傳禽子弟子

許犯學於禽滑釐（呂氏春秋當染篇）

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學於禽滑釐爲天下名士顯人（呂氏春秋尊師篇）

墨子再傳胡非子弟子

屈將子（案屈爲楚公族著姓屈將子疑亦楚人）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說

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九十二四百三十七引胡非子五勇之論甚詳見後胡非子佚文此不備錄

墨子三傳許子弟子

田繫學於許犯顯榮於天下呂氏春秋當染篇

墨氏名家傳授不可攷者附鉅子

田俅子漢書藝文志俅一作鳩鳩俅音近馬驌梁玉繩並以爲一人是也齊人

學墨子之術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高注田鳩欲見秦惠王

留秦三年而弗得見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見楚王

楚王說之與將軍之節以如秦至因見惠王告人曰

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呂氏春秋首時篇淮南子道應訓云出舍喟然而嘆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

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城胥渠今韓子誤

令今據盧文弨顧廣圻校正明將也而措於屯伯屯韓子譌毛今據顧校正下同公孫亶回聖相也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屯伯不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亾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屯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韓非子問田篇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令晉爲之飾裝晉疑魯之譌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

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其韓子作有今以意改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此字韓子無據顧校增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篇著書三篇漢書藝文志墨家田俅子三篇本注云先韓子葢班固亦謂卽田鳩也

相里子韓非子顯學篇元和姓纂名勤莊子天下篇釋文引司馬彪云墨師也姓相里名勤姓纂云晉大夫里克為惠公所滅克妻司成攜少子李連逃居相墟因為相里氏李連玄孫相里勤見莊子案此疑唐時譜諜家之妄說恐不足據南方之墨師也成玄英莊子疏為三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著書七篇姓纂引韓子云相里子古賢也著書七篇案韓子無此文漢書藝文志墨家亦無相里子書姑存以備攷

相夫氏韓非子顯學篇　元和姓纂二十陌有伯夫氏引韓子云伯夫氏墨家流也則唐本相或作伯或當作柏與相形近亦三墨之一

鄧陵子南方之墨者誦墨經莊子天下篇　案姓纂云楚公子食邑鄧陵因氏焉據此則鄧陵子蓋楚人亦三墨之一韓非子顯學篇有著書姓纂云鄧陵子著書見韓子案韓子亦無此文

韓非子顯學篇云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墨離爲三

苦獲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

己齒南方墨者莊子天下篇　釋文引李頤云苦獲己齒二人姓字也案姓字當作姓名疑並楚人

相里氏弟子

五侯子莊子天下篇　陶潛集聖賢羣輔錄　案五侯蓋姓五五與伍同古書伍子胥姓多作五

非五人也相里勤弟子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莊子天下篇

案墨經卽墨辯今書經說四篇及大取小取二篇蓋卽相里子鄧陵子之倫所傳誦而論說者也

又案陶潛集集聖賢羣輔錄末附載三墨云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尊於名莊子天下篇作不苟於人不忮於眾此宋鈃尹文之墨鈃當從莊子作銒卽孟子之宋牼也裘褐爲衣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爲極者相里勤五侯子之墨俱誦墨經而背譎不同相爲別墨以堅白此亦本莊子而文義未全豈僞託者失其句讀抑傳寫有挩誤邪此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墨此別據莊子天下篇爲三墨與韓非書殊北齊陽休之所編陶集卽有此條宋本陶集宋異庠後記云八儒三墨二條此似後人妄加非陶

公本意攷莊子本以宋鈃尹文別爲一家不云亦爲墨氏之學以所舉二人學術大略攷之其崇儉非鬬雖與墨氏相近荀子非十二子篇以墨翟宋鈃並偁而師承實迥異乃強以充三墨之數而韓非所云相夫氏之墨者反置不取不知果何據也宋鈃書漢書藝文志在小說家云黃老意尹文書在名家今具存其大道上篇云大道治者則名法儒墨自廢又云是道治者謂之善人藉名法儒墨者謂之不善人則二人皆不治墨氏之術有明證矣近俞正燮癸巳類稿墨學論亦以宋牼爲墨徒誤與羣輔錄同羣輔錄本依託不出淵明而此條尤疏謬今不據補錄

我子六國時人元和姓纂引風俗通爲墨子之學著書一篇漢藝

文志顏注引

劉向別錄

纏子（廣韻二仙云纏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著書案漢志無纏子此誤）修墨子之業以教於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引纏子）纏子與董無心相見講道纏子稱墨家佑鬼神引秦穆公有明德上帝賜之十九年董子難以堯舜不賜年桀紂不夭死（論衡福虛篇）箸書一卷（意林）

墨家鉅子

莊子天下篇說墨云以巨子爲聖人皆願爲之尸冀得爲其後世郭象注云巨子最能辯其所是以成其行釋文巨向秀崔譔本作鉅向云墨家號其

道理成者爲鉅子若儒家之碩儒呂氏春秋上德篇云墨者以爲不聽鉅子不察文有墨者鉅子孟勝田襄子腹䵍三人高誘以鉅子爲人姓名非也以莊呂二子所言推之墨家鉅子蓋若後世儒家大師開門授徒遠有端緒非學行純卓者固不足以當之矣

孟勝爲墨者鉅子善荆之陽城君（高注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也非是）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以爲符約曰符合聽之荆王薨（案即悼王）羣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荆罪之陽城君走荆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有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

者於世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前於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高注云二人孟勝之弟子也孟勝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舊本無此二字畢校補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不聽不舊本譌當畢校正遂反死之呂氏春秋上德篇

案吳起之死在周安王二十一年時墨子當尚在詳親士篇則孟勝田襄子或親受業於墨子亦未可知

其爲鉅子豈卽墨子所命爲南方墨者之大師者
邪孟勝之死也必屬鉅子於田襄子明以傳學爲
重亦若儒家之有師承宗派佛氏之有傳授衣盋
矣
田襄子宋之賢者孟勝死荆陽城君之難使弟子二
人屬鉅子於田襄子呂氏春秋上德篇案田襄子言行無攷說苑尊賢篇有衞君問田讓語疑卽田襄子附識以備攷
腹䵍爲墨者鉅子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
年長矣非有它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先生之以
此聽寡人也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殺人者死傷人者
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
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腹䵍不可不行墨子之

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呂不韋曰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義鉅子可謂公矣呂氏春秋去私篇高注云鉅茬子通稱腹䵍字也畢沅云鉅子猶鉅儒鉅公之稱腹乃其姓耳案畢說是也

孟勝弟子

徐弱孟勝弟子與孟勝同死楚陽城君之難見前

墨氏䊷家凡治墨術而無從攷其學業優劣及傳授端緒者

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孟子滕文公上篇趙注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爲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

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孟子滕文公上篇

謝子呂氏春秋去宥篇淮南子脩務訓高注云謝姓也子通稱關東人也學墨子

之道呂覽高注　說苑襍言篇作祁射子梁玉繩呂子校補云祁乃地名祁屬太原正是關東恐未塙
唐姑果淮南子脩務訓作唐姑梁高注云唐姑名姑梁說苑襍言篇作唐姑秦之墨者淮南子高注云秦大夫疑誤東方墨者謝子將西見秦惠王淮南子說苑並云惠王說之惠王問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親謝子賢於己也對曰謝子東方之辯士也淮南子作山東辯士其為人甚險將奮於說以取少主也淮南子作固權說以取少主王因藏怒以待之謝子至說王王弗聽淮南子云後日復見逆而弗聽謝子不說遂辭而行呂氏春秋去宥篇
某翟鄭人兒緩呻吟裘氏之地釋文云裘氏地名祇三年而緩為儒使其弟墨儒墨相與辯其父助翟十年而緩自殺莊子列禦寇篇郭注云翟緩弟名案未詳其姓氏

案唐姑果婿賢自營違墨氏尚賢尚同之指鄭人翟爭論儒墨而殺其兄則亦非悌弟也故附於墨學褋家之末又孟子告子篇趙注謂告子兼治儒墨之學其人無可攷本書公孟篇有告子亦恐非一人淮南子人閒訓云代君爲墨而殘許注云代君趙之別國不詳其名及時代則疑是趙武靈王子代君章見趙世家此並無可質證謹附識於此以備攷

墨子後語下

孫詒讓

墨子緒聞第四

墨氏之學微矣七國時學者以孔墨並偁孔子言滿天下而墨子則遺文佚事自七十一篇外所見殊尟非徒以其為儒者所擯絀也其為道瘠薄而寡澤言之垂於世者質而不華務申其意而不馳騁其辭故莊周謂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而楚王之問田鳩亦病其言多而不辯田鳩荅以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韓非子外儲說左上）蓋孟荀之譏未興世之好文者固已弗心慊矣秦漢諸子若呂

不韋淮南王書所采摭至博至其援舉墨子之言亦多本書所已見絕無異聞然孔氏遺書自六藝外緯候之誣家語孔叢之僞集語之襍眞贋糅莒不易別擇而墨氏之言行以誦述者少轉無叚託傳譌之弊則其僅存者雖不多或尙犂然可信與今采本書之外秦漢舊籍所紀墨子言論行事無論與本書異同咸爲甄緝或一事而數書並見亦悉附載之以資讐勘而七十一篇佚文則畢氏所述略備固不勞綴錄也

齊王問墨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何如對曰古之學者得一善言以附其身今之學者得一善言務以悅人北堂書鈔八十三太平御覽六百七引新序　案齊王當即齊太王此與

意林引本書佚文略同而文較詳故錄之說苑反質篇又有禽滑釐問墨子語畢氏已采入佚文今不錄

景公外傲諸侯內輕百姓好勇力崇樂以從嗜欲諸侯不說百姓不親公患之問於晏子曰古之聖王其行若何晏子對曰其行公正而無邪故讒人不得人不阿黨不私色故羣徒之卒不得容薄身厚民故聚斂之人不得行不侵大國之地不耗小國之民故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衆彊故天下皆欲其彊德行教訓加於諸侯慈愛利澤加於百姓故海內歸之若流水今衰世君人者辟邪阿黨故讒諂羣徒之卒繁厚身養薄視民故聚斂之人行侵大國之地耗小國之民故諸侯不欲其尊劫人以甲兵

戚人以眾彊故天下不欲其彊災害加於諸侯勞苦施於百姓故讐敵進伐天下不救貴戚離散百姓不與元槧本譌興據盧文弨校正公曰然則何若對曰請卑辭重幣以說於諸侯輕罪省功以謝於百姓其可乎公曰諾於是卑辭重幣而諸侯附輕罪省功而百姓親故小國入朝燕魯共貢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道在爲人而失在爲己元本脱在字據孫星衍校增爲人者重自爲者輕景公自爲而小國不爲與爲人而諸侯爲役則道在爲人而行在反已矣黄以周云行蓋得之剝文故晏子知道矣晏子春秋

內篇問上

景公與晏子立于曲潢之上晏子稱曰衣莫若新人莫若故公曰衣之新也信善矣人之故相知情有挩誤

晏子歸負載使人辭于公曰嬰故老耄無能也請毋服壯者之事公自治國身弱于高國百姓大亂公恐復召晏子諸侯忌其威而高國服其政田疇墾辟蠶桑豢牧之處不足元本牧譌收據盧文弨校正絲蠶於燕牧馬于魯共貢入朝墨子聞之曰晏子知道晏公知窮矣晏子春秋內篇襍上

右墨子遺說

公輸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聞之赴於楚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般曰聞子爲階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胡不已也公輸般曰不可吾既以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

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王曰此爲竊疾耳汪繼培云一作必竊疾矣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輿也荆有雲夢犀兕麋鹿盈溢江漢之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荆有長松文梓楩枏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爲與此同類王曰善哉請無攻宋藝文類聚八十八引尸子又太平御覽三百三十六引尸子云般爲蒙天之階階成將以攻宋墨子請獻十金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本書公輸篇文略同

公輸般爲楚設機將以攻宋墨子聞之百舍重繭往見公輸般謂之曰吾自宋聞子吾欲藉子殺人宋本作王吳師道云一本作王唐武后人字黃丕烈云公輸篇文略同公輸般曰吾

義固不殺人墨子曰聞公爲雲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義不殺王而攻國是不殺少而殺衆敢問攻宋何義也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鮑彪本短作裋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之與弊輿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黿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枏豫樟鮑本作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吏之攻宋臣宋本作惡黃云卽惡字案惪武后臣字爲與此同類也王曰善

哉請無攻宋（戰國策宋策）公輸般爲高雲梯欲以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亾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爲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舊本挩公輸般三字畢沅據御覽三百二十校補）墨子九郄之不能入故荊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荊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呂氏春秋愛類篇案呂

氏春秋慎大覽高注云墨子曰使公輸般攻宋之城臣請爲宋守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九卻之又令公輸般守備墨子九下之諸書並止言輸攻墨守惟此注更有輸守墨攻事不知何據謹附識於此

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魯趨而往舊本挩王念孫據北堂書鈔補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裂下舊本衍衣字王據書鈔刪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宋攻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亾其苦眾勞民亾宋本作忘頓兵剉銳剉舊本作挫今從宋本正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爲不義曷爲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爲雲梯之械爲字舊本挩據宋本補設以攻宋曷爲弗取墨子曰令公輸

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於是乃偃兵輟不攻宋淮南子脩務訓

公輸般爲雲梯之械將攻宋墨翟行自齊行十日夜至郢獻千金於般曰北方有侮臣者願子殺之般不悅曰吾義固不殺人墨子再拜曰吾聞子之梯以攻宋楚有餘於地不足於民殺所不足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不可謂仁子義不殺少而殺衆不可謂知類般子服翟曰何不已乎曰既言之王矣曰何不見吾於王遂見之墨解帶爲城以褋爲械般設九攻而墨九卻之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問其故墨曰般意不過欲殺臣殺

臣則宋莫能守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持臣守器在宋城上以待楚矣王曰請無攻宋(諸宮舊事二)

子墨子游公上過於越公上過語墨子之義越王說之謂公上過曰子之師茍肯至越請以故吳之地陰江之浦書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過往復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觀越王也能聽吾言用吾道乎公上過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雖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聽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舊校云一作數)腹而食比於賓萌未敢求仕(高注云賓客也萌民也)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雖全越以與我吾無所用之越王不聽吾言不用吾道而受(舊校云一作愛)其國是(舊校云一作退)以義翟也義翟何必越(畢云兩翟字當是羅字之誤)雖於中

國亦可（呂氏春秋高義篇本書魯問篇文略同）

墨子至郢獻書惠王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也是寡人雖不得天下而樂養賢人請過（此上下有挩文）進曰百種（疑當作進粟百鍾）以待官舍人不足須天下之賢君墨（下挩子字）辭曰翟聞賢人進道不行不受其賞義不聽不處其朝今書未用請遂行矣將辭王而歸王使穆賀以老辭魯陽文君言於王曰墨子北方賢（余莊云疷惠王在位已五十年矣）聖人君王不見又不爲禮毋乃失士乃使文君追墨子以書社五里（疑當作五百里）封之不受而去（渚宮舊事二案首數語與貴義篇及文選注所引本書佚文略同見附錄）

右墨子遺事

墨子爲木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能使木鳶飛墨子曰不如爲車輗者巧也用咫

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久於歲數今我爲鳶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爲輗拙爲鳶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淮南子齊俗訓云魯般墨子以木爲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爲工也論衡儒增篇云儒書稱魯般墨子之巧刻木爲鳶飛之三日而不集案本書魯問篇公輸子削竹木以爲鵲與此略同疑傳聞之異 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 張注云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列子湯問篇案東門賈蓋班輸弟子故云以告二子或謂亦墨子弟子非是

墨子服役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化之所致也 淮南子泰族訓案主術訓又云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與此小異

墨子見歧道而哭之呂氏春秋疑似篇高注云爲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賈子新書審微篇云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跬而繆千里也　案荀子王霸篇又云楊朱哭衢涂蓋傳聞之異

墨子非樂不入朝歌之邑淮南子說山訓　史記鄒陽傳云邑號朝歌　而墨子迴車又說山訓高注云墨子尚儉不好樂縣名朝歌墨子不入

墨子見荊王錦衣吹笙因也呂氏春秋貴因篇高注云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爲之因荊王之所欲也　蓺文類聚四十四引尸子云墨子吹笙墨子非樂而於樂有是也

蓋聞孔丘墨翟晝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呂氏春秋博志篇

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樂也墨子以爲傷義故不聽也文選七命李注引尸子

右墨子逸事

墨子者名翟宋人也仕宋爲大夫外治經典內修道術著書十篇號爲墨子世多學者與儒家分途務尚儉約頗毀孔子有公輸般者爲楚造雲梯之械以攻宋墨子聞之往詣楚脚壞裂裳裹足七日七夜到見公輸般而說之曰子爲雲梯以攻宋宋何罪之有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彊公輸般曰吾不可以巳言於王矣墨子見王曰於今有人捨其文軒隣有一弊輿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隣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隣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若然者必有狂疾翟曰楚有雲夢之麋鹿江漢之魚鼈爲天下富宋

無雉兔鮒魚猶粱肉與糟糠也楚有杞梓豫章宋無數丈之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聞大王更議攻宋有與此同王曰善哉然公輸般已爲雲梯謂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墨子解帶爲城以幞爲械公輸般乃設攻城之機九變而墨子九拒之公輸之攻城械盡而墨子之守有餘也公輸般曰吾知所以攻子矣吾不言墨子曰吾知子所以攻我我亦不言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之意不過殺臣謂宋莫能守耳然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早已操臣守禦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乃止不復攻宋墨子年八十有二乃歎曰世事已可知榮位非常保將委流俗以從赤松子游耳乃入周狄山精思道法

想像神仙於是數聞左右山閒有誦書聲者墨子臥後又有人來以衣覆足墨子乃伺之忽見一人乃起問之曰君豈非山岳之靈氣乎將度世之神仙乎願且少留誨以道要神人曰知子有志好道故來相候子欲何求墨子曰願得長生與天地相畢耳於是神人授以素書朱英丸方道靈教戒五行變化凡二十五篇告墨子曰子有仙骨又聰明得此便成不復須師墨子拜受合作遂得其驗乃撰集其要以爲五行記乃得地仙隱居以避戰國至漢武帝時遣使者楊違束帛加璧以聘墨子墨子不出視其顏色常如五十許人周游五嶽不止一處　葛洪神仙傳

右附

案墨子法夏宗禹與黃老不同術晉宋以後神仙

家安撰墨子爲地仙之說於是墨與道乃合爲一

阮孝緒七錄有墨子枕中五行要記一卷五行變

化墨子五卷隋志並云梁有今亾案抱朴子內篇遐覽云變化之術大者唯有墨子五行記本有五卷昔劉君安未仙去時鈔取其要以爲一卷葛氏所說甚詳蓋五行變化卽五卷之全書要記卽劉安所鈔一卷也隋書經籍志醫方類有墨子枕內五行記要一卷宋史藝文志神仙類有太上墨子枕中記二卷皆卽是書抱朴子神仙金丹經又載墨子丹法蓋皆道家僞託之書五代史唐家人傳云魏州民自言有墨子術能役鬼神化丹砂水銀卽此術也蓋卽葛傳所

謂五行記者明鬼之論忽變爲服食鍊形而七十

一篇之外又增金丹變化之書斯皆展轉依託不

可究詰魏晉之閒俗尚浮靡嫁名僞冊榛蕨編錄

此亦其一矣開元占經引墨子占疑亦叚託稚川之傳惟與公輸

般論攻守事見本書餘皆肊造不足論以其晉人

舊帙姑錄附於末以識道家不經之談所由肇耑至於年代彌遠詭說日孳生有夢烏之徵(伊世珍瑯嬛記引賈子說林謂墨子姓翟名烏其母夢日中赤烏入室驚覺生烏遂名之其說謬妄不足辯說林古亦無是書蓋即世珍所肊撰也)終以服丹而化(陶弘景眞誥稽神樞篇云墨狄子服金丹而告終)若茲之類誣誕尤甚今無取焉

墨學通論弟五

春秋之後道術紛歧倡異說以名家者十餘然惟儒墨爲最盛其相非亦最甚墨書既非儒儒家亦闢楊墨楊氏晚出復擯儒墨而兼非之然信從其學者少固不能與墨抗行也莊周曰兩怒必多溢惡之言(人閒世篇)況夫樹一義以爲槃楬而欲以易舉世之論沿襲增益務以相勝則不得其平豈非勢

之所必至乎今觀墨之非儒固多誣妄其於孔子亦何傷於日月而墨氏兼愛固諄諄以孝慈爲本其書具在可以勘驗班固論墨家亦云以孝視天下是以尚同而孟子斥之至同之無父之科則亦少過矣自漢以後治教嫥一學者咸宗孔孟而墨氏大絀然講學家剽竊孟荀之論以自矜飾標識綴文之士習聞儒言而莫之究察其於墨也多望而非之以迄於今學者童丱治舉業至於皓首習斥楊墨爲異端而未有讀其書深究其本者是暖姝之說也安足與論道術流別哉今集七國以逮於漢諸子之言涉墨氏者而殿以唐昌黎韓子讀墨子之篇條別其說不加平議雖復申駁襍陳然否錯出然視夫望而

非之者固較然其不同也至後世文士肩講學家之論則不復甄錄世之君子有秉心敬恕精究古今學業純駁之故者讀墨氏之遺書而以此篇證其離合必有以持其是非之平矣秦漢諸子及史傳涉儒墨者甚夥華文汎論無所發明及荀韓諸子譏節葬兼愛之論而未明斥墨子者今並不錄

墨子之言昭昭然爲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楊注云獲讀爲穫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疏以澤量然後六畜禽獸一而剸車楊云剸與專同言一獸滿一車黿鼉魚鼈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羣然後飛鳥鳧鴈若烟海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閒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

之生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

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楊云敖讀爲熬）墨子雖爲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楊云嚽與啜同）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爲之不然知夫爲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楊云錭與彫同）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是于也故其賞行（楊云是于猶言于是言生民所願欲皆在于是也說苑亦作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

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楊云汸讀為滂水多貌也暴暴如山丘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有功楊云大讀為泰優泰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謝墉云管磬瑲瑲元刻作磬筦將將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楊云墨子有非攻篇非攻即非鬬也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楊云萃與顇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荀子富國篇右難節用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諰謝墉云禮記樂記作論而不息史記樂書作綸而不息此作諰乃諰之訛莊子人間世篇氣息茀然向本作諰崔本亦同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謝云繁省史記同禮記作繁瘠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奈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

也合奏以成文者也謝云禮記作節奏合以成文史記同足以率一道足以治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謝云禮記齊作儕是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

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聾之於清濁也猶之楚
而北求之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
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莊肅則民齊
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
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
於是白光輝於是大四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
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僈鄙賤矣流僈則
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犯敵國危之如是則百
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
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本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
其在序官也曰修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修使
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王

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軸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治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愼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道志以琴瑟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磬管諸云

元刻作簫管與禮記同　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周旋有似於四時謝云元刻周旋作隨還　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謝云宋本作美善相樂　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道樂也金石絲竹所以道德也樂行而民鄉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人心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

也弟子勉學無所營也畢云勉元刻作免古通用荀子樂論篇 右難非樂

墨子稱景公問晏子以孔子而不對又問三皆不對公曰以孔子語寡人者眾矣俱以爲賢人今問子而不對何也晏子曰嬰聞孔子之荆知白公謀而奉之以石乞勸下亂上教臣殺君非聖賢之行也見非儒下篇詰之曰楚昭王之世夫子應聘如荆不用而反周旋乎陳宋齊衛楚昭王卒惠王立十年令尹子西乃召王孫勝以爲白公宋咸注云史云二年此云十年是時魯哀公十五年也夫子自衛反魯居五年矣白公立一年然後乃謀作亂亂作在哀公十六年秋也夫子已卒十旬矣墨子雖欲謗毀聖人虛造妄言柰此年世不相值何

墨子曰孔子至齊見景公公悅之對之於尼谿晏子

曰不可夫儒浩居而自順（浩宋本作法明刻本作立浩與非儒篇同今從之）命而怠事崇喪遂哀盛用繁禮其道不可以治國其學不可以導家（非儒篇作眾此疑誤）公曰善（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即如此言晏子爲非儒惡禮不欲崇喪遂哀也察傳記晏子之所行未有以異於儒焉又景公問所以爲政晏子荅以禮云晏公曰禮其可以治乎晏子曰禮於政與天地並此則未有以惡於禮也晏桓子卒晏嬰斬衰枕草苴絰帶杖菅菲食粥居於倚廬遂哀三年此又未有以異於儒也若能以口非之而躬行之晏子所弗爲

墨子曰孔子怒景公之不封己乃樹鴟夷子皮於田常之門（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夫樹人爲信己也記曰孔子

適齊惡陳常而終不見常病之亦惡孔子交相惡而又任事其然矣記又曰陳常弒其君孔子齋戒沐浴而朝請討之觀其終不樹子皮審矣

墨子曰孔子爲魯司寇舍公家而奉季孫（見非儒下篇）詰之曰若以季孫爲相司寇統焉奉之自法也若附意季孫季孫既受女樂則孔子去之季孫欲殺因則孔子赦之非苟順之謂也

墨子曰孔子厄於陳蔡之閒子路烹豚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之剝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問酒之所由來而飲之（見非儒下篇）詰之曰所謂厄者沽酒無處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飲酒則何言乎厄斯不然矣且子路爲人勇於見義縱有豚酒不以義不取

之可知也又何問焉

墨子曰孔子諸弟子子貢季路輔孔悝以亂衛陽虎亂魯佛肸以中牟叛漆雕開形殘（見非儒下篇）詰之曰如此言儒之亂子貢季路爲之耶斯不待言而了矣陽虎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何弟子之有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則有之矣爲孔子弟子未之聞也且漆雕開形殘非行己之致何傷於德哉

墨子曰孔子相魯齊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有聖人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爲之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不如陰重孔子欲以相齊則必强諫魯君魯君不聽將適齊君勿受則孔子困矣（今本書無畢沅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按如此辭則景公

晏子畏孔子之聖也上乃云乃宋本作而非聖賢之行上
下相反若晏子悖可也否宋本作不然則不然矣
墨子曰孔子見景公公曰先生素不見晏子乎對曰
晏子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所以不見也公告
晏子晏子曰三君皆欲其國安是以嬰得順也聞君
子獨立不慙於影今孔子伐樹削迹不自以爲辱身
窮陳蔡不自以爲約始吾望儒貴之今則疑之畢云疑非
儒上篇佚文詰之曰若是乎孔子晏子交相毀也小人有
之君子則否孔子曰靈公汙而晏子事之以潔莊公
怯而晏子事之以勇景公侈而晏子事之以儉晏子
君子也梁丘據問曰晏子事三君而不同心而俱順
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

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孔子聞之曰小子記之晏子以一心事三君君子也如此則孔子譽晏子非所謂毀而不見也景公問晏子曰若人之衆則有孔子乎對曰孔子者君子行有節者也晏子又曰盈成匡（晏子春秋外篇作盈成适此疑誤）父之孝子兄之弟弟也其父尚爲孔子門人（尚晏子春秋作嘗古通）門人且以爲貴則其師亦不賤矣是則晏子亦譽孔子可知也夫德之不修己之罪也不幸而屈於人己之命也伐樹削迹絕糧七日何約乎哉（明刻本作故據宋本正）若晏子以此而疑儒則晏子亦不足賢矣

墨子曰景公祭路寢聞哭聲問梁丘據對曰魯孔子之徒也其母死服喪三年（喪宋本作哀）哭泣甚哀公曰豈

不可哉晏子曰古者聖人非不能也而不爲者知其無補於死者而深害生事故也畢云疑非儒上篇佚文詰之曰墨子欲以親死不服三日哭而已於意安者卒自行之空用晏子爲引而同乎己適證其非耳且晏子服父禮則無緣非行禮者也

曹明問子魚曰觀子詰墨者之辭事義相反墨者妄矣假使墨者復起對之乎答曰苟得其理雖百墨吾益明白焉失其正雖一人猶不能當前也墨子之所引者矯晏子晏子之善吾先君先君之善晏子其事庸盡乎曹明曰可得聞諸子魚曰昔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善治可以伯諸侯乎伯明刻作霸今從宋本對曰官未具也臣亟以聞而君未肯然也臣聞孔子聖人然猶居處勌惰廉隅不修則

原憲季羔侍氣鬱而疾（宋本作一食血氣不休今從明刻本與晏子春秋內篇問下）志意不通則仲由卜商侍德不盛行不勤則顏閔冉雍侍今君之朝臣萬人立車千乘不善之政加於下民者眾矣未能以聞者臣故曰官未備也此又晏子之善孔子者也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此又孔子之貴晏子者也曹明曰吾始謂墨子可疑今則決妄不疑矣（孔叢子詰墨篇　右難非儒）

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淮南子齊俗訓　高注云三月之服夏后氏之禮　右難節葬）

聖賢之業皆以薄葬省用為務然而世尚厚葬有奢泰之失者儒家論不明墨家議之非故也墨家之議

右鬼以爲人死輒爲神鬼而有知能形而害人故引杜伯之類以爲效驗儒家不從以爲死人無知不能爲鬼然而賻祭備物者示不負死以觀生也陸賈依儒家而說故其立語不肯明處劉子政舉薄葬之奏務欲省用不能極論是以世俗內持狐疑之議外聞杜伯之類又見病且終者墓中死人來與相見故遂信是謂死如生閔死獨葬魂孤無副丘墓閉藏穀物乏匱故作偶人以侍尸柩多藏食物以歆精魂積浸流至或破家盡業以充死棺殺人以殉葬以快生意非知其內無益而奢侈之心外相慕也以爲死人有知與生人無以異孔子非之而亦無以定實然而陸賈之論兩無所處劉子政奏亦不能明儒家無知之

驗墨家有知之故事莫明於有效論莫定於有證空
言虛語雖得道心人猶不信是以世俗輕愚信禍福
者畏死不懼義重死不顧生竭財以事神空家以送
終辯士文人有效驗若墨家之以杜伯爲據則死無
知之實可明薄葬省財之教可立也今墨家非儒儒
家非墨各有所持故乖不合業難齊同故二家爭論
世無祭祀復生之人故死生之義未有所定實者死
人闇昧與人殊途其實荒忽難得深知有知無知之
情不可定爲鬼之實不可是通人知士雖博覽古今
窺涉百家條入葉貫不能審知唯聖心賢意方比物
類爲能實之夫論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
信聞見於外不詮訂於內是用耳目論不以心意議

也夫以耳目論則以虛象爲言虛象效則以實事爲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開心意墨議不以心而原物苟信聞見則雖效驗章明猶爲失實失實之議難以教雖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喪物索用無益於世此蓋墨術所以不傳也　墨家之議自違其術其薄葬而又右鬼右鬼引效以杜伯爲驗杜伯死人如謂杜伯爲鬼則夫死者審有知如有知而薄葬之是怒死人也情欲厚而惡薄以薄受死者之責雖右鬼其何益哉如以鬼非死人則其信杜伯非也如以鬼是死人則其薄葬非也術用乖錯首尾相違故以爲非非與是不明皆不可行　王充論衡薄葬篇右難明鬼節葬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傳而

墨法廢者儒之道義可爲而墨之法議難從也何以驗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違其實宜以難從也乖違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謂鬼審人之精也厚其精而薄其屍此於其神厚而於其體薄也薄厚不相勝華實不相副則怒而降禍雖有其鬼終以死恨人情欲厚惡薄神心猶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禍常來也以一況百而墨家爲法皆若此類也廢而不傳蓋有以也論衡案書篇

右雜明鬼

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囿其學之相非也數世矣而已何焯校云而下疑脫不字皆弇於私也爾雅釋詁邢昺疏引尸子廣澤篇呂氏春秋不二篇云老耽貴柔孔子

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　案呂覽云墨子貴廉廉疑卽兼之借字

孟子曰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孟子滕文公上篇　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孟子告子下篇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數度釋文云暉崔本作渾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說成玄英本作悅爲之大過大成本作太己之大順釋文云順或作循案成本作循疏云循順也作爲非樂命之曰節用生不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

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爲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釋文云敗或作毀墨子是一家之正故不可以爲敗也崔云未壞其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郭注云觳無潤也）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爲也恐其不可以爲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獨能任柰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墨子稱道曰昔者（成本無者字）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釋文云支川本或作支流）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

無毛沐甚雨櫛疾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
也如此釋文橐作槖一云槖舊古考反崔郭音託字則應作橐崔云囊也司馬云盛土器也九音鳩
本亦作鳩聚也雜本或作柔音同崔云所治非一故日雜也崔本甚作椹音程詒讓案此當從囊爲是釋
文本非成本亦作槖疏同司馬義又云舟檝往來九州雜易又解凡經九度言九雜也又李作鳩音言鳩
雜川谷以導江河也案九雜猶言九帀也成引一解云經九度者是也諸說並未得其指使後世
之墨者多以裘褐爲衣以跂蹻爲服日夜不休以自
苦爲極釋文云李云麻日屩木日屐屐與跂同屩與蹻同日不能如此非禹
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
墨者苦獲己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
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
相應以巨子爲聖人釋文云巨子向崔本作鉅皆願爲之尸冀得
爲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

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
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眞天下之
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莊子天下
篇）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
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莊子駢拇篇）
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
等曾不足以容辨異縣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
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荀子非十二子篇）
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爲之
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
顇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埶業以是
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爲之爲之者役夫之道也

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儒之所謹守也荀子王霸篇

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畸楊注云畸謂不齊也墨子著書有上同兼愛是見齊而不見畸也有齊而無畸則政令不施楊注云大施政令所以治不齊者若上同則政令何施也荀子天論篇

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楊注云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跋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埶而不知知楊云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楊云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矣楊云俗常爲欲嗛與慊同快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埶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

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荀子解蔽篇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道藏本良作梁聖賢羣輔錄同今從宋本良梁字通有孫氏之儒顧廣圻云即荀卿案顧說是也羣輔錄作公孫氏疑不足據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眞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世之學乎孔子墨子

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眞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眞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襍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爲儉而禮之（主字舊本挩今據盧文弨顧廣圻校補）儒者破家而葬服喪三年大毀扶杖世主以爲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韓非子顯學篇）

夫弦歌鼓舞以爲樂盤旋揖讓以脩禮厚葬久喪以

送死孔子之所立也而墨子非之兼愛尚賢右(宋本作上)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楊子非之(淮南子氾論訓)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爲其禮煩擾而不悅(許注云悅易也王念孫云當爲悗)厚葬靡財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王云當云久服此脫久字)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虆臿(今本誤垂據宋本正)以爲民先剔河而道九岐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東海當此之時燒不暇撌攝不給抆死陵者葬陵死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宋本作閒)服生焉(淮南子要略)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日在其後(史記孟子荀卿傳)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偏循然其彊本節用

不可廢也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集解徐廣曰一作塯)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爲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彊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史記自序司馬談論六家要指)

儒識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大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眾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沒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

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韓愈昌黎集讀墨子

右通論

墨家諸子鉤沈第六

劉歆七略諸子十家墨爲第六漢志著錄六家自墨子書外史佚遠在周初爲墨學所從出史佚書漢以後不傳近馬國翰輯本一卷僅錄左傳周書所載史佚語及遺事數條無由定其爲二篇之佚文今不錄胡非隨巢二子皆墨子弟子田俅與秦惠王同時似亦逮見墨子者我子則六國時爲墨學者我子書漢以後不傳古書亦絕無援引時代或稍後與田俅書惟阮孝

緒七錄尙箸錄唐初已亡（見隋志）隋經籍志唐經籍蓺文志及梁庾仲容子鈔（見意林及高似孫子略）馬總意林僅錄胡非隨巢二家餘並不存而別增纏子一家則卽漢志儒家董無心之書也至宋崇文總目而盡亡（惟纏子爲董子宋時尙存崇文目及宋史蓺文志並入儒家）使非墨子本書具存則九流幾絕其一甚足悕也田俅以下四家之書近世有馬國翰校輯本（田俅隨巢書別有仁和勞格輯本不及馬本之詳）檢覈羣書不無遺闕今略爲校補都爲一篇孤文碎語不足以攷其閎恉然田俅盛陳符瑞非墨氏徵實之學與其自對楚王以文害用之論亦復乖牾或出依託隨巢胡非則多主於明鬼非鬬與七十一篇之指若合符契而隨巢之説兼愛

日有疏而無絶有後而無遺則尤純篤無疵是知愛無差等之論蓋墨家傳述之荼失後人抵巇蹈瑕遂爲射者之的其本意固不如是也掇而錄之以見先秦墨家治流之論或亦網羅放失者所不廢乎

墨家諸子箸錄

漢書蓺文志諸子

尹佚二篇周臣在成康時也田俅子三篇先韓子我子一篇顏注引劉向云爲墨子之學隨巢子六篇墨翟弟子胡非子三篇墨翟弟子墨子七十一篇名翟爲宋大夫在孔子後

右墨六家八十六篇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

是以右鬼如淳曰右鬼謂信鬼神如杜伯射宣王是親鬼而右之師古曰右猶尊尚也詒讓案右鬼卽本書明鬼三篇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蘇林曰非有命者言儒者執有命而反勸人修德積善政教與行相反故譏之也如淳曰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如淳曰言皆同可以治也師古曰墨子有節用兼愛上賢明鬼神非命上同等諸篇故志歷序其本意也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阮孝緒七錄子錄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廣弘明集三

案阮錄久佚其細目弘明集未載以隋志攷之蓋墨子十五卷目一卷隨巢子一卷胡非子一卷田俅子一卷隋志云梁有卽據阮錄言之通爲四帙一十九卷與都數正合

隋書經籍志子

墨子十五卷目一卷宋大夫墨翟撰隨巢子一卷巢似墨翟弟子胡非子一卷非似墨翟弟子有田俅子一卷亾右三部合一十七卷

墨者強本節用之術也上述堯舜之道夏禹之行茅茨不翦糲粱之食桐棺三寸貴儉兼愛嚴父上德以孝示天下右鬼神而非命漢書以爲本出清廟之守然則周官宗伯掌建邦之天神地祇人鬼肆師掌立國祀及兆中廟中之禁令是其職也愚者爲之則守於節儉不達時變推心兼愛而混於親疎也

舊唐書經籍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撰胡非子一卷右墨家二部凡一十六卷

唐書藝文志丙部子錄

墨子十五卷墨翟 隨巢子一卷 胡非子一卷 右墨家類三家三部二十七卷

馬總意林高似孫子略載梁庾仲容子鈔目同

胡非子一卷 墨子十六卷 纏子一卷 隨巢子一卷

案宋史藝文志墨家唯存墨子一種餘均不著錄崇文總目以後諸家書錄並同並詳畢氏篇目考 鄭樵通志藝文略全錄漢隋唐諸志徒存虛目無關攷證今並不錄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本列子楊朱篇張湛注及唐柳宗元說以晏子春秋入墨家與各史志並異亦不足據

隨巢子佚文

孰無鬼者曰越蘭問隨巢子曰鬼神之智何如聖人曰聖也（疑當作賢於聖也）越蘭曰治亂由人何謂鬼神邪隨巢子曰聖人生於天下未有所資鬼神爲四時八節以紀育人乘雲雨潤澤以繁長之皆鬼神所能也豈不謂賢於聖人（一意林）

有疎而無絕有後而無遺大聖之行兼愛萬民疎而不絕賢者欣之不肖者則憐之賢而不欣是賤德也不肖不憐是忍人也（同上太平御覽四百一引大聖之行五句民作物末二句作賢則欣之不肖則矜之）

有陰而遠者有憚明而功者杜伯射宣王於畝田是憚明而功者（荀子王霸篇楊注　案功疑並當爲朋畝田卽圃田見本書明鬼篇）

明君之德察情爲上察事次之（晉書石崇傳自理表）

史皇產而能書北堂書鈔七

禹產於硯石啟生於石藝文類聚六十一書鈔一太平御覽五引啟生硯石案淮南子脩務訓云禹生於石史皇產而能書疑並用隨巢子文史記六國表集解引皇甫謐云禹生石紐硯石疑即石紐也

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轘轅山化爲熊塗山氏見之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爲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馬驌繹史十二

昔三苗大亂龍生于廟犬哭于市御覽九百五案此與本書非攻下篇文同

三苗將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龍生於廟日夜出晝日不出劉恕通鑑外紀帝舜紀引隨巢子汲冢紀年疑兼用二書文

昔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於玄宮類聚無殛之及后字受作

屬御覽八百八十二無於玄宮三字海錄碎事引作天命夏禹於玄宮有大神人面鳥

身降而福御覽八十二作輔八百八十二作富之案此與非攻下篇文略同司祿益

食而民不飢司金益富而國家寶御覽作寶司命益年而

民不夭類聚碎事並無益食而民不飢司金八字御覽八十二無司錄益食二句四方歸

之禹乃克三苗而神民不違御覽無此句闢土以王類聚十引

至神民不違　御覽八十二又八百八十二引至四方歸之　海錄碎事十節引五句

三苗大亂天命殛之夏后受之無方之澤出神馬四

方歸之稽瑞

夏桀德衰岱淵沸御覽七十

夷羊在牧史記周本紀集解飛拾滿野史記周本紀索隱天鬼

不顧亦不賓滅同上　案史記周本紀武王曰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至於今六十年麋

鹿在牧蜚鴻滿野天享殷乃今有成維建殷其登名民三百有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集解徐廣曰此事

出周書及隨巢子索隱亦云亦見周書及隨巢子頗復脫錯是隨巢子蓋全用彼文而多錯異今無可攷

姬氏之興河出綠圖（書鈔一百五十八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略同）

殷滅周人受之河出圓圖也（書鈔九十六）

天賜武王黃鳥之旗以伐殷（書鈔一百二十御覽三百四十案此與本書非攻篇文同）

幽厲之時天旱地坼（御覽八百七十九）

幽厲之時奚祿山壞天賜玉玦於羿遂以殘其身以此爲福而禍（御覽八百五）

召人以環絕人以玦（書鈔一百二十八御覽六百九十二）

胡非子佚文

胡非子脩墨以教有屈將子好勇聞墨者非鬬帶劍危冠往見胡非子劫而問之曰將聞先生非鬬而將

好勇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太平御覽四百九十六下云胡非子爲言五勇屈將子悅服蓺約引意林引無此段御覽四百三十七引無首句作屈將子好勇見胡非刻而問日聞先生非闘士而好勇下二句同刻即劫之譌御覽而下無將字馬不依譯史引補）胡非子日吾聞

勇有五等夫（意林無此七字）負長劍赴榛薄析（御覽作折文選注同）兕

豹搏熊羆此（御覽無此字下並同）獵徒之勇也負長劍赴深泉

（文選注引作獵此唐人避諱改）斬（御覽作折文選注同）蛟龍搏黿鼉此漁人之

勇也登高陟危（御覽作登高危之上）鵠（御覽作鶴）立四望顏色不變

此陶缶之勇也（缶御覽作匠案說苑善說篇林既對齊景公云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以彼校此則御覽是也）剽必刺覗必殺（御覽作若迕覗必殺）

此五刑之勇也昔齊桓公以魯爲南境魯公憂之三

日不食（御覽作昔齊桓公伐魯魯無魯公二句）曹劌聞之觸齊軍見桓公

日臣聞君辱臣死君退師則可不退則臣請擊頸以

血濺君矣意林作曹沬請擊頸以血濺桓公無聞之以下二十四字御覽引有之而無請擊頸三字馬互參校補桓意林無桓字公懼不知所措御覽無此句管仲乃勸御覽作日許與之盟而退意林無而退二字夫曹劌匹夫徒步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也柔疑當爲桌形近而譌唯無怒一怒而劫萬乘之師存千乘之國此謂君子之勇勇之貴者也太平御覽別引云夫曹劌疋夫一怒而卻齊侯之師此君子之勇意林引作夫曹沬匹夫之士布衣柔履之人一怒卻萬乘之師千乘之國此君子之勇也晏嬰疋夫一怒而沮崔子之亂亦君子之勇也五勇不同公子將何處屈將悅稱善乃解長劍釋危冠而請爲弟子焉太平御覽四百三十七意林一引無晏嬰以下四十五字文選王子濵聖主得賢臣頌李注引負長劍赴榛薄折兕豹赴探淵斷蛟龍五句

善爲吏者樹其德北堂書鈔七十七

目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見其背 藝文類聚十七

一人曰吾弓良無所用矢一人曰吾矢善無所用弓

羿聞之曰非弓何以往矢非矢何以中的令合弓矢

而教之射 御覽三百四十七

田俅子佚文

黃帝時 稽瑞有常字 有草生於帝 稽瑞此字無 庭階若佞臣入

朝則草 稽瑞有屈而二字 指之名曰屈軼 稽瑞下有草字 是以佞人

不敢進也 文選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李注 稽瑞

少皡生於稚華之渚渚一旦化爲山澤鬱鬱葱葱焉

太平御覽八百七十二

少昊氏都于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 御覽六百九十

少昊之時赤燕一雙 御覽作白鸞一 銜羽而飛集少昊氏之戶

遺其丹書藝文類聚九十九御覽九百二十二

堯爲天子蓂莢生于庭爲帝成厤也文選張平子東京賦注又張景陽七命注又王元長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又陸佐公新刻漏銘注

昔帝堯之爲天下平也出庖廚爲帝去惡稽瑞萐莆注引平也二字有誤

堯時有獬廌緝其毛爲帝帳白孔六帖九十八御覽八百九十引有作獲毛作尾爲上有以字稽瑞獬豸注引云堯時獲之緝其皮以爲帳

渠搜之人服夏禹德獻其珍裘毛出五彩光曜五色御覽六百九十四

商湯爲天子都于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鉤而入湯庭類聚九十九

殷湯爲天子白狐九尾稽瑞

周武王時倉庭國獻文章騶稽瑞文犀駭雞注引章騶疑當作犀駭末又捝雞字

纏子佚文

纏子脩墨氏之業以教于世儒有董無心者其言修而謬其行篤而庸言謬則難通行庸則無主欲事纏子纏子曰文言華世不中利民傾危繳繞之辭者並不爲墨子所修勸善兼愛則墨子重之意林

纏子曰墨家佑鬼神秦穆有明德上帝賜之九十年論衡福虛篇案秦穆公事見本書明鬼篇秦今本誤鄭當據此校正九十當作十九本書不誤

桀爲天下酒濁而殺廚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殺庖人太平御覽九百八

董子曰子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纏子不

能應意林

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文選陶淵明雜詩李注 又陸士衡文賦注又陶淵明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注引並無無心鄙人也句

董無心曰離婁之目察秋毫之末於百步之外可謂明矣文選班孟堅荅賓戲注 案以上三條並董子難語今附於後、

馬國翰云纏子一卷不詳何人漢隋唐志皆不著此書之目書亦佚馬總意林始載纏子一卷引其書二節中言與儒者董無心論難按漢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王充論衡亦載董無心難纏子天賜秦穆公以年之說文選注引纏子亦載董無心言蓋本董子之書取爲纏子如孔穿與公

孫龍論臧三耳孔叢子公孫龍兩書並載之類

纏子輯本序

案漢書藝文志儒家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隋唐舊經籍新藝文宋諸史志並一卷並入儒家晁公武讀書志云吳祕注玉海引中興館閣書目云董子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辯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是纏子與董子塙爲一帙主墨言之則題纏子鄭樵通志藝文略以董子著錄而入墨家則非主儒言之則題董子無二書也館閣書目謂纏子屈於董子與意林纏子不能應之言合則是書自是先秦儒家遺籍入墨家爲非其實其書明時尚有傳本見陳第世善堂書目今則不復可得佚文僅存六事不足徵其論難之指也

永嘉王景羲校 校語續出

漢志墨子書列在爲墨學者我子及隨巢子胡非子之後其敘錄稱墨家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宗祀嚴父是以右鬼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其文蓋出別錄然則詳劉向之意七十一篇之書多弟子所論蓋孟荀孔鮒諸所據以排斥墨氏者抑亦有蔽者增坿之言其本師之說不盡如是也墨子生當春秋之後戰國之初憤文勝之極敝欲一切反之質家乃遂以儒爲詬病其立論不能無偏宕失中故傳其說者益倍譎不可訓然其哀世變而恤民殷之心宜可諒也南皮張尚書嘗語紹箕曰荀卿有言矯枉者必過其直諸子

志在救世淺深純駁不同其矯枉而過直一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要在學者心知其意斯可矣自太史公敘六家劉向條九流各以學術名其家獨墨家乃繫以姓豈非以其博學多方周於世用儒家之匹亞異夫〻一曲不該姝姝自悅者與今觀其書務崇儉約又多名家及兵技巧家言備城門以下二十山篇今亾九篇漢志兵技巧家注云省墨子不言篇數省者別錄有而志省也兩漢諸子多別行本篇數多寡不一觀管子晏子孫卿書錄可見任宏因楊僕兵錄之舊專輯兵書與劉向所定著未必一本漢志兵家都數注云省十家二百七十一篇以兵權謀家省九家二百五十九篇計之則技巧家之墨子僅十二篇疑字有說誤明鬼非命往復以申福善禍暴之義與佛氏果報之說同經上以下四篇兼及幾何算學光學重學則又今泰西之所以利民用而致富強者也然西人專思蓺事期

於便己適用爲闓侈以自娛樂而已墨子備世之急而勞苦其身又善守禦而非攻而西人逐逐焉惟兼并之是務其宗旨蓋絕異今西書官私譯潤[illegible]覽日衆況於中國二千年絕學強本節用百家不能廢之書知言君子其惡可過而廢之乎往讀鎮洋畢氏注本中證頗多而疑滯尚未盡釋蓋墨書多引古書古事或出孔子刪修之外其難通一也奇字之古文旁行之異讀譌亂遂竄自漢以來殆已不免加以誦習者稀楮槧俗書重貤[illegible]謬無從理董其難通二也文體繁變有專家習用之詞有雅訓簡質之語有名家奧衍之指有兵法蓺術隱曲之文其難通三也江都汪氏中武進張氏惠言皆嘗爲此學勒有成書而傳

本未覩世丈孫仲頌先生旁羅異本傅引古書集畢氏及近代諸儒之說從善匡違增補扁略取許叔重淮南閒詁之目以署其書太史公曰書缺有閒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鄭康成尚書大傳敘曰音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失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閒別作章句所謂閒者卽指音聲之譌誤先後之差舛篆隸之殊失而言彌縫其閒猶云彌縫其闕也先生此書援聲類以訂誤讀宷文例以逐錯簡推篆籀隸楷之遷變以刊正譌文發故書雅記之晻昧以疏證軼事其所變易灼然如晦之見明其所彌縫奄然若合符復析許注淮南全袠不可得見以視高誘張湛諸家之書非但不愧之

而已紹箕幸與校字之役旣卒業竊喜自此以後孤
學舊文盡人通曉亦淵如先生所云不覺惜而識其
末也黃紹箕謹跋